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11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17**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于中台湾深植菩提种子—国庆台中精舍三日宣法，为听法者作解脱因缘
法的延续乃依靠着一代代智见不凡的出家僧众，
前仆后继投身 世尊法教的追寻，并努力保存经教与律法的原貌，
让后世佛弟子仍有脉络可循，感谢三宝的光明以及在家护法的支持。

 原始佛教會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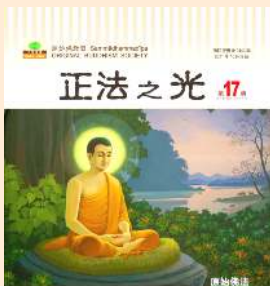
供非回教徒阅读 FOR NON MUSLIM ONLY

廣傳法教 利澤世間



- 一、我们否认在此方、他方，过去、现在、未来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万、亿佛；但是为避免无谓的臆测与争论、远离伪说的揉杂，我们回归历史上的 释迦佛陀为我们的根本大师。
- 二、我们承认在历史的递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说；但是我们奉持由大迦叶所号召，经过五百位修行成就者一阿罗汉所认可的第一次结集之圣典作为修行的依据。虽然这可能没有将 佛陀一生说法全然收集，但是作为显明正法及修证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够。
- 三、经过两千四百多年的传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旧交杂、真伪难分；我们以近 200 年来佛教学界的考据为依据，确认杂阿含经与南传相应部当中古老修多罗的共说，去除后世之增新与部派教义之混杂融涉部分，还原第一次圣典结集之原貌。
- 四、我们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们以奉行 佛陀真实教法之僧团为现前的依止。
- 五、我们尊重任何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教说与信仰；我们谨守政教分离之原则，不参与任何政党与政治活动。我们确认缘生法无从比较出绝对的胜劣平等，男女二众皆能成就无上菩提，是应恪守分责分权之分际。

第 17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正法之光 17
本期內容摘要
隨佛而行
古老經說
佛史溯源
法義要旨
正法新聞
特別報導
活動報導
活動感言
活動報導
原始道場
弘法側記
法友感言
五陰世間
十大破功預言

隨佛而行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應有的省思（一、省思華人佛教的形勢及需要）...	4
古老經說	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9
	古老經說白話摘要與讀后感言	10
佛史溯源	部派分裂與論義的傳出（一、佛教部派分裂的始末）.....	11
法義要旨	七覺分與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26
正法新聞	美國、馬來西亞、台灣聯合報導	29
特別報導	台中 三日禪宣法紀實.....	34
活動報導	伸展雙手 送愛到緬甸.....	39
	新澤西州「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隨筆	40
	紐約 Manhattan Chinatown 首次「一元濟苦」募款側記 ...	42
活動感言	Kindness 善心	43
活動報導	麻省 十月份一日禪.....	45
原始道場	檳城中道禪林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紀實	46
	檳城第四屆八戒淨修營紀實	48
	自利利他 邁向菩提道.....	49
弘法側記	民有里小区宣法花絮	50
法友感言	真實之道 傳給眾生	52
	中道禪林 聞法心得	55
	原始 真實 事實 現實.....	56
五陰世間	十大破功預言.....	57

本期內容摘要

僧團駐錫台灣期間，舉辦小区宣法、都會二日禪、中道十日禪等宣法禪修活動，并于移駐馬來西亞之前的十一月五日，直下高雄于法界衛星電視台旁的十方基金會，進行一日宣法，請讀友參閱【弘法側記】與【正法新聞】台灣教區的活動報導。而馬來西亞教區與美國教區的法友，也在駐錫法師的引領下，從事自利利他的禪修、供僧、讀經、募款、扶孤、濟貧等正行，請看各地的書記組【正法新聞】的報導。

本期我们以国庆假期間，隨佛尊者南下台中精舍，進行連續三日的宣法作為【特別報導】的內容，法璧師姐在宣法紀實中一一呈現隨佛尊者當日宣法的重點概要，而隨佛尊者在美国推展的「一元濟苦」活動，如今已經是紐約、紐澤西法友的例行活動，不但成果斐然，【一元濟苦活動報導】中的心得、側記與感想，必將成為他日的共同回憶。

馬來西亞的法友們最是積極實踐佛陀教法，【原始道場】中雨安居的供僧、八屆淨修營的紀實與心得，在記載着这群佛子們如法守律的劍及履及。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應有的省思

（一）省思華人佛教的形勢及需要

中道僧團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2011

1. 華人的文化及宗教態度

華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發展，信仰的多元化，一向是華人社會的常態。自古以來，華人社會一直不曾形成單一宗教信仰，不論是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或是耶教、回教及各種民俗信仰，都在華人社群當中得到接納及信仰。從華人的歷史發展來看，殷商、西周時代信仰的是天地及祖靈，東周（前春秋、後戰國）時代開啟了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大啟蒙」時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思想，即出自此一時期。東周以後的秦王朝信行法家，而繼起的漢朝則是「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往後的歷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作為立朝的基础與御化民眾的依據。歷代帝朝「重用儒家」的原因，應當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張是以「血緣氏族」為基礎，建立「血緣倫理為中心的國家體制」，這種家族式的國家制度主張，當然會獲得封建帝王的欣賞及信賴。

封建帝王御世化民的重點，不免是落在「輔君治世，萬代不移」的大用上，這一封建帝王的需要及心態，也就形塑出「百家思想，利吾為用」的態度了。在此之下，歷代君王對於百家思想及各種宗教信仰，大多是不会有忠誠的信仰，有的也只是「利吾」的原則及「取用」的態度而已！簡單的說，看情況、看需要的「取用」有利於自己的學說及信仰。長久以來，上行下效的結果，華人社會就形成了儒家思想為本，兼雜以多元學說、信仰的華人宗教社會。但是在信仰的態度上，還是離不開看情況、看需要的「取用」心態，而難以真誠不移的服膺某個學說及信仰，並且據之以「改變」個人原有的需要及心態為主。當然，真誠信仰者也還是有的，只是少數罷了。

印度佛教流傳到漢地以後，雖然逐漸普及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但是華人的佛教信仰形態，依然受到華人「取用」的信仰心態所左右，所以經過長久的发展後，也就不免傾向「服務俗世的需求」而日趨於「流俗」了。因此，華人宗教經過長達二千年多年的發展，多數華人對於宗教的態度，主要還是「看需要的取用」及「無事不登三寶殿」，真正的信從、奉守宗教教法與規範的人，畢竟不是多數，而宗教師在華人社會的認同度上，也不如其他民族。

2. 華人佛教的發展限制及新趨勢

傳入漢地的印度佛教，事實上不是只有公元前一世紀才傳出的「（大乘）菩薩道」而已，也還有印度系部派佛教各學派的傳誦（不包括錫蘭島的分別說系銅鑠部的傳誦）。自六、七世紀以後，傳入漢地的佛教學派中，相較於理想化、神化，事事講求方便、律持簡要，學理重在度眾、教義簡約的「（大乘）菩薩道」來說，印大陸系部派佛教的特質，因為較為理性、神化色彩淡薄，重視出世修證及律戒規範的持守，論說義理傾向龐雜繁瑣，不僅難以適應強調「血緣倫理」、宣揚「大同」理想的儒家文化，也不能契合形上玄秘、神化的道家及道教信仰，更不合「擅取菁要而用」的華人文化，而逐漸的被淘汰於華夏文化圈以外。對於華人來說，印度傳來的「（大乘）菩薩道」，已經成為華人佛教信仰的傳統及當然選擇，起源早於「（大乘）菩薩道」的部派佛教，可說是毫不受到華人的「考慮」。

然而，華人「（大乘）菩薩道」的發展，到了清末民初時期，因為內部教說及學派的分歧、對立，還有趨於「流俗」發展的關係，已是近乎奄奄一息。這

一佛教存续的危机，激发及促成了华人佛教内部的「自救机制」，才有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华夏佛教改革思潮」。正是这一「佛教改革思潮」的影响，才促成了近代华人佛教的复兴运动，使得 1950 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在质与量上都有相当大的提升与进步，更成为二十世纪华人佛教世界的希望及典范。

1950 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在质、量的改革及发展上，都有相当可观的进步，主要可分为三大方向：

一、承续传统：二次大战后的台湾佛教，先革除日本殖民时代遗留的家庭式佛教，再承接隋、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也同时延续了明代以来偏向「会通儒、佛思想」的「儒化佛教」。

二、改革旧弊：延续民初中国太虚法师改革佛教积弊的路线，印顺老法师依据印度初期「（大乘）菩萨道（般若、中观）」的教理思惟，汲取初期佛教之「佛出人间」的理性、朴质精神，针对唐朝以来的「老庄佛教」、「经忏佛教」，宋、明以后的「隐遁佛教」，明、清以来的「儒化佛教」、「子孙传承」，著书立说的推行改革的思潮。许多台湾青壮年佛教学人，承受此一改革的思潮，又兼及西方现代组织制度的思惟，即促成了当代台湾佛教的面貌。

三、回归佛陀之道：许多受到印顺老法师改革思惟影响的学人，藉由东、西方现代学术考证为基础，更进一步的致力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及文物考证，厘清佛教部派学说发展始末及偏正，度越部派学说分歧、对立的迷惑及困境，走出印度部派佛教及「（大乘）菩萨道」的局限，回归 释迦佛陀教法的原说（原始佛教），开展出「真实的佛法」、「佛陀的佛教」。

3. 華人原始佛教的開展因緣

在回归 释迦佛陀教法原说（原始佛教）的探究上，公元 1970 年印顺老法师写出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正式揭开了华夏佛教圈探究「原始佛教」的

新页。公元 1983 年印顺老法师再编写成《杂阿含经论会编》，更是为华夏佛徒确立了「探究原始佛法」的真正入处。此后的三十年间，台湾的华夏佛教菁英，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原始佛教」的探究及学习，这也就是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杂阿含》（正确名称应是《相应阿含》）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相应部》的对照探研。如印顺法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p.a1~p.a2）提到：

「近代佛教开展声中，有「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兴起。这虽只是基於传说的，代表赤铜鍱部 Tāmraśāṭīya 的主观愿望，然对其他部派，大乘佛教，都可能引起误解。这一传说，现在虽早已不为学界所接受，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特别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重视巴利语 Pāli，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这对于华文翻译的经律，自然的不予重视……我以为：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应有合理的正确认识。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华文圣典——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比之巴利圣典（属於一派）的单一性，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所以从种种华文经律与巴利圣典的比较，以窥见其次第发展的过程。经律是结集所成的。结集是等诵，是共同审定，是有部类与次第组织的。所以结集的研究，著重于部类的、组织的研究；从延续的、开展的过程中，理解经律部类的逐渐完成。结集有原始的（第一）结集，再（第二）结集，公认的结集与公认的圣典，是相关的、同时的。佛教还有不断的（第三，第四等）结集，不是佛教界所公认的，也与部派间独有的部类相关。结集是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圣典部类的集成，也当然有其先后。」

这一探寻「原始佛教」的风潮，让原本信仰、修学「（大乘）菩萨道」的华夏佛教圈，激起回荡不已的浪潮，更引领诸多「（大乘）菩萨道」的菁英与知

青，用更宽阔的视野与求实的态度，省思华人佛教的道路。自此以后，探研汉译『阿含圣典』与南传『巴利圣典』，即成为台湾佛教的「显学」，探究「原始佛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此后，到南传佛教诸国学习佛法，乃至出家、禅修，也日渐的盛行起来，进而逐渐的形成南传佛教圈及南传僧团。

4.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的挫敗及轉變

探究「原始佛教」需要对初期佛教经律文献加以考证与比较研究，特别是汉译『阿含圣典』与南传『巴利圣典』的对照、整理，不仅需要相当深厚的汉学、佛学根底，英文及巴利的学习也少不了，更要具备过人的耐心、毅力及身心精力，还要能够面对历经多年研究才能有所成果的现实。基于绝大多数的探究者，多是无法具足这些条件，或是无法长期、深入与持续的进行枯燥又极耗精力的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此一探究工作可说是「吃力不讨好」，因为在「（大乘）菩萨道」为主流的华人佛教圈，这种「探寻佛陀原说」的研究，会被绝大多数的华人佛徒视为「异说」与「威胁」，不仅没有赞赏，也少有支持，更会招来排斥、诋毁与伤害。例如：公元 1997 年台湾的弘印法师、大愿法师、（故）明法法师等人，曾在慈莲寺举办过「原始佛学院」，但是为时不久即解散了。如是在外在困境及内在学力不足的情况下，经由汉译与巴利传诵的对照，确证「原始佛教」的研究热潮，也就逐渐的冷淡下来了。

反之，相较于「原始佛教」来说，虽然南传佛教只是部派佛教当中，出自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锡兰铜鑠部的传承，是印度与锡兰部派佛教（约十八部派，或二十一派）当中的一派，并不是真正的「原始佛教」。但是因为南传佛教已经有现成的教团传承体制，又有既成的师承体系可以作为修学的依靠，遂成为诸多无力探究「原始佛教」的学人仅有的选择，也是面对「（大乘）菩萨道」的排挤下，孤寂心灵的唯一依靠及信仰。

目前中国大陆、台湾的南传佛教学人，多数原来是为了探觅、学习「原始佛教」，才会在汉译典籍的研究以外，学习南传铜鑠部佛教的教法。简单的说，华人南传佛教学人原本就不是「南传学人」，而是为了追寻「原始佛教」，才会学习南传铜鑠部的教法。当中多数的学人，后来却转变为纯粹南传佛教的信从者，不再致力于「佛陀教法原说」的探寻了。转变方向的原因，应当是这些学人无法面对探觅「原始佛教」的困难及挫败，转而寻求南传佛教既有的师承体系作为信仰及依靠。此外，因为南传铜鑠部佛教的教法当中，含融了许多早期菩萨道的教说及信仰元素，这些出自部派佛教的「新教义」，正是促成「（大乘）菩萨道」形成的先驱教说，所以南传佛教获得许多「（大乘）菩萨道」学人的接受及欣赏。在此之下，南传佛教的学习及推动，比起原始佛教的探究来说，不仅更为容易，也更有被「（大乘）菩萨道」接纳的成就感与肯定感，也较容易获得护持的资源。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原是追寻「原始佛教」的「南传学人」，因无力探寻而转变方向后，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又进一步的「合理化」自身的转变及选择，甚至对「原始佛教」的追寻者，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或是拒斥、诋毁、攻讦的对待。然而，依然有许多「原始佛教」的探寻者，坚定的循着既定的方向、目标，契而不舍的前进，直到亲见「佛陀教法原说」为止。

5. 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困境

相较于华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及台湾社会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佛教就完全不同了。近三十多年来，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因为华文教育过去曾经受到忽视，遂造就了一世代「只知英文，不知华文」的华人社群。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知识菁英，因为无法读、写华文，自然脱节于华人历史、文化及传统宗教信仰之外，所以在宗教信仰的学习及选择上，不免偏向源于西方的耶教，或是较有英文传教面向的南传佛

教。因此，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社群中，才能发展出一个世代的南传佛教知识菁英。

然而，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不论是华人或是南传佛教诸国的法师，因为只能解读英语而不解华文，学习佛法也是从较有英文佛教数据的锡兰或其他南传佛教国家获得，所以对于佛法的了解，只能局限在锡兰岛分别说系铜鍮部的教说范围，根本无法从汉译藏经中，探知、了解及学习到印度其他佛教学派的传诵内容。因此，对于「原始佛教」的探究及学习，也就是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杂阿含》（正确名称应是《相应阿含》）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相应部》的对照探研，对于「不懂华文」或「华文不佳」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或是南传佛教诸国（锡兰、缅甸、泰国）的佛教学人而言，是难以解知与无法参与的一件事。如此可知，多数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知识菁英，面对汉译『阿含圣典』与南传『巴利圣典』的对照研究，是有着相当的无力及无奈了。

例如：马来西亚某位知名的南传佛教长老（华人），原本误以为汉译『阿含圣典』，是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时，回程时掉落零散，所以从『巴利圣典』中抄写填补缺漏的部份，主张汉译『阿含圣典』是杂而不全、不正（注：因为原始佛教会在马来西亚宣法的影响，这位法师的认知最近有些许的改变了，但还是相当的排斥原始佛教会的活动）。可想而知，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学人，对于华人的历史文化及佛教传诵，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与不解了。在此之下，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圈，因为对探寻「原始佛教」有着难以解知的困境，在无力感、挫败感及缺乏安全感之下，同样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强烈的「合理化」自身的处境及学习内容，也是对「原始佛教」的学习者、宣扬者，轻慢及拒斥、诋毁、攻讦的对待。

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发展，目前可见有着三个困

境：

一、大势改变：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形成，不是因为南传佛教诸国的长老、法师了解华人文化及宗教信仰，能够以华语、华文向华人宣法，而是依赖过去华文教育曾被边缘化的缘故，才能造就一代只能解知英文的华人南传佛教学人。但是此一世纪，华人在世界已重新取得重要的影响地位，学习华文逐渐成为普世重视的事，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多能读、写华文，能讲华语，并且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大乘）菩萨道」学人，络绎不绝的前往宣教，大大提升了马来西亚「（大乘）菩萨道」的程度及普及度，南传佛教已不再是马来西亚年轻华人学子的「唯一选择」了。

二、印顺学说的流传：印顺老法师的学说思想，大大的提升了隋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水平，这一改革思潮对于华人佛教世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印顺学说的学人，正积极向华人世界广为推展「印顺学说」，也以「印顺学派」作为一致对外的立场表征。印顺老法师对于汉传佛教的弊病，是有相当程度上的了解及改革，这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汉传佛教势必会起了相当的作用，并且印顺老法师对南传铜鍮部佛教的学说缺陷及矛盾，也有相当程度的明白及掌握，这是研究过「印顺学说」的学人皆「心知肚明」的事实。印顺学说流传于马来西亚，必然会造成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发展及存续的阻碍，但遗憾的是，现有「不解华文」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菁英，却是「无知无觉」。

三、信士主导的制度：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是典型的「移民社会」，而宗教发展的形态，也是受到「移民社会」的限制。怎么说呢？通常由「移民」而形成的社会形态，都是先由一群「开疆辟土」的先行者组成，而这一群先行者通常是以「在故乡难以发展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主流。因此，前往异乡开展新生活的「先行者」，通常要在异乡经过一段相当困厄及辛苦岁月的努力后，才能有所成就。此时，重视血缘

氏族及祖灵信仰的华人移民，才能会聚乡亲（同乡会）的力量，建立宗祠，也只有能够安居于异乡以后，才能在异乡重建故乡的宗教信仰。在这「移民社会」的形态下，马来西亚的佛教会社及道场，都是先由俗世的民众发起、组成及建设，接着再由发起的俗世信士组成的「委员会」，主导、决定一切的宗教事务，当然包括「聘请宗教僧侣、推展宗教事务，还有人事任免及财务」在内。佛教团体制度中，重要的除了「法务主导权」以外，真正具决定性的是「财务主导权」。因为汉传菩萨道的宗教师，实质上多是有持受金钱，不像南传佛教僧伽要依「净人」处理，所以汉传寺院的主导权，有的还是以法师为主。因此，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道场，在制度上来说，佛教僧侣只是「被聘请」的「导师」，而不一定是实际的「教化导师」，除了要看信士们对法师的敬信程度以外，一切还是要看这一群俗世信士的认知水平、心态及需要而决定。在此之下，宗教事务的推展，宗教师的专业意见还是必需要得到俗世信士的同意，推展的法务也不一定就是「如法如律」；又不同的佛教团体，是分别由不同的「俗世信士」主导、决定，「俗世信士」的观点、需要的差异，就会造成佛教团体各自为政、难以团结。

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在表面上是受尊敬的「导师」，在许多现实上却是「人在矮檐下，何能不低头」，许多当说、当作的事，也不一定能说、能作，或许这就是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错综复杂」的心态吧！此一制度的后果是「法教程度难有飞跃性的提升，发展困境不易有重大的突破」。南传佛教僧伽的主导性不足，「俗世信士」不大团结，各有盘算、力量不能集中，甚至有些是自视高、排他性强，常为了师承、学派的差异而相互轻视、排挤，又不能够吸收华人文化的长处，未来的发展恐怕要多多加强了。

6. 對華人的南傳佛教學人的呼籲

在此，真诚的呼吁华人的南传佛教学人：我们都

是出自于华人的文化世界，也都是在华人佛教的历史问题及困境当中，省思华人佛教及信仰的出路。在此一时代，我们不仅是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也立于改变方向的转折处，不论是「原始佛教」或「南传佛教」的学人，今天作出的选择及作法，既影响了自己，也深深的影响了华人佛教朝向「回归佛陀之道」的发展，影响着现世及后世广大的苦难众生，我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及行为负责。

南传佛教是源自锡兰铜鑼部（大寺派）的传承，虽然传诵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是毕竟无法依其传诵作为「佛陀教法」的代表，这是佛教及文化学术界都公认的事实。探寻「佛陀的原说（原始佛教）」确有着相当的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否定探寻的必要及可贵，更不能为了维护个人及学派的自尊、声望及护法资源，自我「合理化」确实有所疑议的选择及学习，或是以轻慢、拒斥、诋毁、攻讦来对待「原始佛教」的学人。请回想二十多年前，大家一起推动初期佛教的学习，向传统「（大乘）菩萨道」学人推介『卡拉玛经 Kalama Sutta』时，是何等的心怀及感触。更想一想，当年真诚为法，不受传统说法及宗教利益的局限，清明及勇健的心志，于今安在？

此一时代的华人佛弟子，有机会、也有能力，藉由汉译藏经及南传巴利藏经当中的文献资料，从事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杂阿含》（正确名称应是《相应阿含》）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相应部》的对照探研，重现「释迦佛陀的原说」，让华人的佛教焕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辉，成为世间可贵的佛教传承。

请华人南传佛教学人，能以「佛陀教法」为念，以「苦难众生」为念。如果无力或无心探寻「真实的佛法」，也请随喜、欢喜「原始佛教」学人的努力，毕竟「原始佛教」及「南传佛教」学人，都是仰归「四圣谛」的佛陀弟子，而「原始佛教」的显现，不仅是显耀 佛陀的光明，也是全体佛教僧团的成就。



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節錄自 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

第四章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第二節 明、無明

第二品 如實知集、味、患、離之次第

第三目 如實知五蘊「患」緣生者，無常、苦

1-4-2-2.3.3 五蘊為因緣生，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1.SĀ11 大正藏《雜阿含》11經；SN22.18《相應部》蘊相應 18-20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只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識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識，云何有常？如是諸比丘！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我者則非我所。聖弟子如是觀者，厭于色，厭于受、想、行、識。厭者不樂，不樂則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SĀ11 大正藏《雜阿含》11經

我曾經親耳聽 佛陀這麼說的：有段時間，佛陀住在舍衛國的只樹給孤獨園。

此時，佛陀對在場多位比丘開示：「色不是恒常的！若是在因、緣中而呈現各種色，那因、緣也不是恒常的；不是恒常的因、不是恒常的緣所產生的色，如何能說是恒常的呢？同樣的，受…？想…？行…？識不是恒常的！若是在因、緣中而呈現各種識，那因、緣也不是恒常的；不是恒常的因、不是恒常的緣所產生的識，如何能說是恒常的呢？

如此，各位比丘！色不是恒常的；受、想、

行、識不是恒常的，非恒常的則會導致苦，會導致苦的則是沒有自我的，沒有自我的則不能被擁有。聖弟子如此觀察，對於色能厭離，對於受、想、行、識能厭離，厭離就不會喜樂，不會喜樂就能夠解脫系縛，解脫系縛後而有知見：『我的生死已經結束，清淨的行為已經確立，該做的都已經完成，自己認知到不再有後世的有身（* 注）。』

此時，在場多位比丘聽聞 佛陀的解說後，恭敬歡喜的依法修行。

* 注：大正藏《雜阿含》71經；《相應部》蘊相應 105經, S22.105

云何有身？謂五受陰。云何為五？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是名有身。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源

SA11 大正藏《雜阿含》11 經讀後感言

通常在经历美好的经验或长期以来的习惯时，内心会希望这些经历或生活模式，可以维持长长久久，不要改变。就算理智上知道，这一切都会改变，美好的经验终将过去，但是内心的情感，却期待这一切的美好，能够继续维持。就算不能维持，也希望能再经验一次。

这些「再来一次」的期待与想法，驱使着身心感官不断地辛劳追逐着所对应的环境，以维持经验能重现的因缘。若类似的经验能呈现，会加深对这经验重现的情感需求，同时也造成辛劳的过程继续下去。但若身心历经不断的辛劳追逐，却无法重现希望出现的经验时，内心的失落和沮丧，不是他人能够体会的。

这缘生的五受阴世间，是在影响中不断改变的现实。在不断追逐相似经历的过程中，不论相似经验再现与否，痛苦辛劳的身心经验，却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长期经验这些身心体验后，能够认知到，似乎人生的这些经验，是无法被控制，根本不能主宰，连避免痛苦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如愿。只能依着观察出痛苦维持的原因，并且去除掉这些痛苦维持的原因后，才能远离痛苦。这些身心经验不能被控制，所以更谈不上拥有。

世尊深刻体会世间是因缘生的现实，明白缘生的现实不可能维持常态，而为了维持习以为常的经验所做的追逐过程，只会有苦的经验。明白和体会苦的经验后，进一步认知五受阴身心是不能主宰掌握，也不可能被拥有的。于是，世尊教导大家，看清缘生事实后，远离期待与追逐相似经验的重现，则能终止因追逐而产生的辛劳与痛苦，从痛苦中解脱。

看了世尊的指导后，明白现在用功的方向，就是看看对现实的认知是不是搞错什么，才让自己还不断地在追逐的过程中经历痛苦和辛劳。这个离苦的功课，只有对自己的身心用功才能彻底解决，没有别人能帮忙。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Sammādharmadīpa 集眾正法 2443 年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法眼清淨

回歸 佛陀之道



主持禪師：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烏帕沙瑪比丘）為中道僧團及台灣、美國、馬來西亞之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之導師，學法近四十年，深究部派佛教傳誦之經法與教史，已完成「第一次結集」集成之教法及修證次第的釋義，還原 佛陀原說教法與禪法的真實面貌。

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程(第四期)

課程內容：

1. 真實法的再現
2. 一乘菩提道
3. 因緣法的古老原說
4. 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及三藐三菩提的修證法

2012 年 1/17 ~ 2/21 (每週二 7:30pm ~ 9:30pm)

◎費用：免費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西元 2012 年 1 月 14 日止（請預先報名，萬不得已，現場報名亦可。）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2505

◎上課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F 禪堂(與松青超市同棟)(設公共汽機車地下停車場)

◎捷運：中山區中站(文湖線)

主辦單位：中道僧團 Sammādharmadīpa Sambodhi Saṅgha
協辦團體：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臺灣中道禪林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部派分裂與論義的傳出

一、佛教部派分裂的始末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一、部派分裂的始末

1. 「五惡見事」的紛爭

自佛灭当年（387 B.C.），大迦叶号召「第一次结集」以后，经历百年至佛灭百年的「第二次结集」时，佛教僧团发展为传承经法为主的阿难系僧团，还有传承律戒为主的优波离系僧团。阿难系僧团以阿难弟子商那和修 Śāṇakavāsi 及其弟子优波鞠多 Upagupta 领导，传化于北方摩偷罗 Mathurā 一带的僧团为主；优波离系僧团则分为由优波离弟子陀娑婆罗领导，传化于东方毘舍离 Vaiśālī 的僧团，以及由优波离弟子驮索迦 Dāsaka（驮写拘）领导，传化于西方优禅尼 Ujjeni（或 Ujjayini）一带的僧团。这三大僧团发展所在的地域、部族及使用的语言，彼此都不相同，如是两大师承、三大僧团，共承 佛陀的教法与律戒。

佛灭后约 116 年（271 B.C.），时为孔雀王朝阿育王 Aśoka 在位的时代，当时孔雀王朝首府华氏城 Pāṭaliputra 是中印首要的都城，而阿育王又极力的护

持佛法，在华氏城建了一座皇家寺院（鸡园寺）供养十方的僧众。当时聚居华氏城的僧众，包含了当时佛教三大僧团的僧众，即北方摩偷罗及迦湿弥罗的阿难系僧团僧众，东方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及西南方优波离系优禅尼、阿盘提僧团等地的僧众。

因为出自优波离师承传化于毘舍离地区的僧团中，有名为大天 Mahādeva 提倡「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以异于传统经法的「五恶见事」，贬谪阿罗汉为有漏、不圆满，造成僧团的论争与对抗。当时传化于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为了维护古来的经说正统，起而抗拒大天的「五恶见事」，形成阿难系僧团与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对抗局面。然而，当时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偏袒、支持大天的毘舍离僧团，排拒维护正说的阿难系僧团，使得阿难系僧团屈于劣势。见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¹：

「大天於後集先所说五恶见事，而作颂言：『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于后渐次鸡园寺中，上座苾刍多皆天毁。」

十五日夜布洒他（步萨）时，次当大天升座说戒，彼便自诵所造伽他（五事偈）。尔时众中，有学、无学、多闻、持戒、修静虑者，闻彼所说无不惊诃：咄哉！愚人宁作是说。此于三藏曾所未闻，咸即对之翻彼颂曰：『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汝言非佛教』。於是竟夜斗争纷然，乃至终朝朋党转盛，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来和皆不能息。

（阿育）王闻自出诣僧伽蓝，于是两朋各执己诵，时王闻已亦自生疑。寻白大天：「孰非？谁是？我等今者当寄何朋？」大天白王：「戒经中说，若欲天争，依多人语。」王遂令僧两朋别住，贤圣朋内，耆年虽多而僧数少；大天朋内，耆年虽少而众数多。王遂从多，依大天众，诃伏余众，事毕还宫。尔时，鸡园争犹未息后，随异见遂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众部。

时诸贤圣，知众乖违，便舍鸡园，欲往他处，诸臣闻已，遂速白王。王闻既瞠，便敕臣曰：「宜皆引至旃伽河边，载以破船，中流坠溺，即验斯辈是圣是凡。」臣奉王言，便将验试。时诸贤圣，各起神通，犹如雁王，陵虚而往。复以神力摄取船中同舍鸡园未得通者，现诸神变作种种形相，次乘空西北而去。王闻见已深生愧悔，闷绝躃地，水洒乃苏，速即遣人寻其所趣，使还知在迦湿弥罗。复固请还，僧皆辞命。王遂总舍迦湿弥罗国，造僧伽蓝安置贤圣众，随先所变作种种形，即以标题僧伽蓝号。」

在僧争以后，受到阿育王压制的阿难系摩偷罗僧众，发现形势困厄难以扭转，遂计划远离华氏城返回摩偷罗，而华氏城与摩偷罗之间最便利的交通路线，就是乘船溯恒河的上游而行。阿育王提供破船，让不受制王命妥协的摩偷罗僧众搭乘，使僧众在中途沉溺于恒河，应是出于对于违抗王命者的惩罚，也可藉此转说是「不愿妥协、息除僧争的恶报」，隐藏杀害僧人的事实。然而，阿难系摩偷罗僧众并未全溺毙于恒河，当中临难未死的僧众，为了尽量远离华氏城的逼

迫势力，逃避王难于遥远北地的罽宾²（犍陀罗，后译称迦湿弥罗）。这样的选择，应当是出于罽宾开教者末田地不仅宣称是阿难的弟子，又同时是阿育王子摩哂陀的出家具足戒师的缘故，所以避难于罽宾比较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及照护。当阿育王得知阿难系诸长老未全部溺毙，并且避居在王力难及的远方罽宾，受到末田地僧团的护顾。如此一来，阿育王藉由破船杀僧的恶计，已经无法隐藏于世，双方的信任也已经破灭无余。此时，虽然阿育王是「复固请还」，但是「僧皆辞命」，那里还敢信赖阿育王呢？阿育王为了避免来自佛教界的抗争及世人的非议，只得实行怀柔的安抚作法，遂在僧众避难所在的罽宾，为这些遭受王难逼迫的摩偷罗僧众建造僧院。

2. 僧團分裂的時空背景

从出自阿难系的说一切有部、犍子部分派的正量部，还有优波离系的分别说部分派的锡兰铜鍱部所传，审度当时的时空背景约略如下：

2-1. 阿育王的背景

当阿育王为王子时，并未得到父亲频头沙罗 Bindusāra 的宠爱，而频头沙罗又担忧其才华与野心，可能威胁到其兄储君的地位，故派阿育王子到偏远的塔克西拉 Taxila 平乱。当乱事顺利平定后，因频头沙罗王恐其坐大，而被派往优禅尼³ Ujjayinī。当出镇于优禅尼时，中途经过末瓦国 Malwa，为了增加自身的声势与实力，以利将来争取天下，遂娶了当地卑提写 Vedissa 大富长者的女儿缙维 Devi⁴，生了摩哂陀 Mahendra 与僧伽蜜多 Saṃghāmitra。接着，又积极的拉拢当地的宗教势力，建立个人的政教关系，依尼拘律陀之教导归依佛教⁵，并且亲近优禅尼地区的佛教主导者，即自称「分别说者」的目犍连子帝须 Moggaliputta-tissa。当频头沙罗王逝世后，阿育王子即起兵争夺天下，杀死了诸多兄弟。在阿育王即位后数年，担任副王的阿育王之弟帝须 Tissa，在王兄阿育王的忌憚下，可能倍感生存的压力，出家于优禅尼僧团，依目犍连子帝须的弟子昙无德（南传『大王统

史』⁶ 说是摩诃昙无勒弃多 Mahādhamma-rakkhita) 为师。见觉音论师批注的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第二⁷：

「尔时，阿育王登位，立弟（帝须）为太子。……又复一日，太子帝须出游行猎，渐渐前行至阿练若处，见一比丘坐，名昙无德。……太子见已心发欢喜，而作愿言：我何时得如彼比丘。……是时太子往到禅房，至昙无德比丘所，求欲出家。」

日后，阿育王的儿女——摩哂陀与僧伽蜜多，在阿育王的要求，也出家于优禅尼僧团。见锡兰铜鐞部『岛王统史』第七章⁸：

「阿育王说：『我为教法之相继者』。……目犍连子帝须伶俐之答法阿育王：『资具之施与者是教外者，舍由己身所生後继者之子、女出家者，实教法之相续者』。……法阿育王闻此之语，呼子摩哂陀童子及女僧伽蜜多两人，说：『朕（中译语）是教法之相续者』。闻父之言，二人等承诺此。」

阿育王登位后，即积极的建立王家在佛教中的权威地位。一方面安抚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接近摩偷罗僧团主导者优波鞠多，又依优波鞠多的建议，巡礼释迦佛陀一生行迹等诸圣地，建造塔、柱表彰圣德。见《阿育王传》⁹

「（阿育）王白尊者言：佛所游方行住之处，悉欲起塔。所以者何？为将来众生生信敬故。（优波掘多）尊者赞言：善哉！善哉！大王！我今当往尽示王处。王以香花、缨络、杂香、涂香，种种供养尊者（优波）掘多。（阿育王）即集四兵，便共发引至牟尼林园。（优波掘多）尊者举手指示王言：此佛生处，此中起塔为最初塔……。」

二方面进一步的拉拢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让王弟帝须、王子摩哂陀、女儿僧伽蜜多及女婿出家于优禅尼僧团。阿育王安排摩哂陀依优禅尼僧团主导者，优波离第五代弟子的目犍连子帝须出家，并以毘舍离僧团的大天为十戒戒师，又依迦湿弥罗地区传说出自

阿难师承的末田地 Madhyāntika（又译末阐提）为具足戒师。据觉音论师著作，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一¹⁰的记载：

「（阿育）王复问言：云何得入法分？帝须答言：「若贫若富，身自生子，令子出家得入佛法」。作是言已，王自念：我如此布施，犹未入佛法，我今当求得入因缘。王观看左右见摩哂陀，而作是念：我弟帝须已自出家。……即语摩哂陀：「汝乐出家不？」摩哂陀见叔帝须出家，后心愿出家。……尔时、王女名僧伽蜜多，立近兄边，其婿先已与帝须俱出家。王问僧伽蜜多：「汝乐出家不？」答言：「实乐」。王答：「若汝出家大善」。……即推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诃提婆为阿闍梨，授十戒，大德末阐提为阿闍梨，与具足戒。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闍梨，名阿由波罗，和尚名昙摩波罗，是时僧伽蜜多年十八岁，度令出家。」

阿育王刻意安排摩哂陀在佛教当中发展声势的企图，是显而易见，而目犍连子帝须应当是明白阿育王的用心。当摩哂陀出家后，不仅受到重视，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目犍连子帝须甚至破例的将弟子千人交由初出家的摩哂陀领导。见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第二¹¹：

「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闍梨，名阿由波罗，和尚名昙摩波罗……王登位以来，已经六年，二子出家。于是摩哂陀，于师受经及毗尼藏，摩哂陀于三藏中，一切佛法皆悉总持，同学一千摩哂陀最大。」

「尔时，目犍连子帝须，自念言：争法起已，不久当盛，我若住僧众，争法不灭。即以弟子付摩哂陀已，目犍连子帝须，入阿然河山中隐静独住。」

2-2. 阿育王与三大僧团的关系

阿育王初登位时，对于王都华氏城邻近的毘舍离僧团，也是相当的友善和礼遇，大天即常于王宫中说法¹²。此时的阿育王，对于中印东方的毘舍离僧团与

西南方优禅尼僧团，是相当的重视与亲近，尤其对优禅尼僧团是特别的信赖。或许这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并且王族多人出家于优禅尼僧团的缘故。相对于此，远处北方摩偷罗优波鞠多及西北印键陀罗的末阐提的阿难系僧团，就显得疏远多了。

弘化于远方北地罽宾（键陀罗，后称迦湿弥罗）的末田地（Madhyāntika，指水中，又译称末阐提），传说原为雪山仙人有五百弟子，当阿难临入灭前，在恒河中共同出家于阿难座下，后将佛法传入迦湿弥罗。见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七¹³：

「尔时，於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动，其见阿难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难所。到已礼足合掌说言：我于长老当得佛所说法及出家具足修净梵行。……仙人及弟子於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长老阿难语末田地言：……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应受持。佛已说罽宾国第一坐禅寺，我入涅槃百年後当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应持法藏入罽宾国，是故汝应将法藏入彼国。」

佛灭后百年开化佛教于北印罽宾的末田地，被视为与佛灭后百年「第二次结集（七百结集）」时，阿难系的大德商那和修，同为阿难的弟子。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¹⁴：

「尊者（优波）鞠多……语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嘱迦叶，迦叶以法付嘱阿难，阿难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嘱于汝」

印度最早的说法中，阿难并非承自大迦叶的师承，而阿难的正传弟子为舍那婆斯 Śāṇavāsi（即商那和修，又称三浮陀 Sambhūta），为「第二次结集」的大德，并将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Madhyāntika 末阐提），说是阿难晚年收授的弟子，这应是为了增上阿难系僧团的光辉，同时也是肯定末田地的贡献及荣耀。

佛灭后约 250 年，阿难系僧团有学众名为迦旃延尼子 Kātyāyanīputra，受优波离系僧团改转经说的影响，信受优波离系僧团新出的论义（特别是分别说部《舍利弗阿毘达磨》），依循优波离系新出的论义，著作了《发智论》¹⁵（旧译名《八键度论》），改转阿难系僧团遵循的古来经说。据真谛 Paramārtha『部执异论疏』¹⁶：

「从迦叶已来，至优波笈多，专弘经藏，相传未异。以后稍弃根本，渐弘毗昙。至迦旃延子等，弃本取末，所说与经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归本，固执不从。再三是正，皆执不回，因此分成异部。」

因此，阿难系僧团分裂为改转经说、重论的说一切有部，以及传承传统经说的雪山部（原阿难系弟子）。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¹⁷，引世友 Vasumitra 著作，由真谛 Paramārtha 译《部执异论》与《部执异论疏》：

「部执（异）论曰：上座部住世若干年，从迦叶之後，至三百年，无有乖竞，至第三百年中，有小因缘，分成二部，一说一切有部，亦名说因部，二雪山住部，亦名上座弟子部。」

不久，说一切有部化区南方（近优禅尼）的学众，舍弃迦旃延尼子的《发智论》，而改宗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传出的《舍利弗阿毘达磨》，说一切有部遂再分裂为信从《发智论》的北方原说一切有部，以及改宗分别说部《舍利弗阿毘达磨》的南方犍子部。最后，犍子部学众在《舍利弗阿毘达磨》的解义上意见不同，又再分裂为法尚、贤胄、正量、密林等四部。见《舍利弗问经》及《三论玄义》引真谛『部执异论疏』：

《舍利弗问经》¹⁸：「他俾罗部（即阿难系上座部），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於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及犍子部。於犍子部，复生

县摩尉多别迦部（巴 Dhammuttarika 法上）、跋陀罗耶尼部（巴 Bhaddayānika 贤胃）、沙摩帝部（巴 Sammitiya 正量）、沙那利迦部（巴 Chandāgārika 密林）。」

《三论玄义》¹⁹：「三百年从萨婆多出一部，名可住子弟子部，即是旧犍子部也！言可住子弟子部者，有仙人名可住，有女人是此仙人种，故名可住子。有阿罗汉是可住女人之子，故名可住子。此部是此罗汉之弟子，故名可住子弟子也。……舍利弗释佛九分毗昙名法毗昙，罗睺罗弘舍利弗毘昙，可住子弘罗睺罗所说，此部复弘可住子所说也。次三百年中，从可住子部复出四部，以嫌舍利弗毘昙不足，更各各造论取经中义足之！所执异故，故成四部：一、法尚部，即旧县无德部也；二、贤乘部；三、正量弟子部；……四、密林部。」

此时教区为北方罽宾的原说一切有部，应当是为了强化说一切有部是出自禅师及经师传承的缘故，才会有附加大迦叶传法于阿难的新说法。此外，因为罽宾的原说一切有部和南方犍子部相互争夺阿难系的正统，说一切有部为了抬高在阿难系诸部中的地位，才会将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改说是阿难系原第二师商那和修（也是犍子部的第二师）的师长。如此一来，商那和修变成是罽宾说一切有部的第三师，而在南方的犍子部则是第二师，师承的改说，应是罽宾原说一切有部为了自居是犍子部的母部。

大迦叶传法于阿难的一系五师传承，最早见于西晋惠帝（A.D.290~306）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而《阿育王传》当中说孔雀王朝后有三恶王毁佛，可知《阿育王传》传出的年代，应出于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比起公元五世纪的锡兰《岛史》应要早近五百年。阿难传法于罽宾的末田地，末田地传法于舍那婆斯（即商那和修）的说法，最早见于罽宾地区说一切有部禅师达摩多罗 Dharmatrāta 与佛大先 Buddhasena（又译佛陀斯那，义译为觉军，卒于公元后曰 410 年）传的《达摩多罗禅经》（佛陀跋陀罗

Buddhabhadra A.D. 411 译出）。见《达摩多罗禅经》『序』²⁰：

「如来泥洹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

「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

在后来梁朝僧伽婆罗 Saṃghavarman 翻译的《阿育王经》（A.D. 506~518）中，应是参考了佛陀跋陀罗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才对阿难系师承的传续，有了不同于《阿育王传》的改变。见《阿育王经》卷七²¹：

「世尊付法藏与摩诃迦叶（翻大龟）入涅槃，摩诃迦叶付阿难（翻欢喜）入涅槃，阿难付末田地（翻水中）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翻紵衣）入涅槃，舍那婆私付优波笈多（翻大护）入涅槃，优波笈多付絺徵柯（翻女）。优波笈多在摩偷罗国教化弟子。」

如是可推知，阿育王时代开化北印罽宾的末田地（末阐提），是王朝边区重要的佛教大德，自然得到阿育王的礼遇，又传说是阿难的弟子，资历与辈份高于当时摩偷罗的阿难系第三师优波鞠多²²与优禅尼的优波离系第五师目犍连子帝须²³，所以被延请为阿育王子摩晒陀出家授具足戒的戒师²⁴。

但是在阿育王的信赖、支持下，近于王家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声势超越了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逐渐以优波离师承的正统自居。如阿育王之子摩晒陀是依止优禅尼僧团，作为优波离第五代弟子的目犍连子帝须出家，又阿育王支持毘舍离僧团的大天，担任摩晒陀的十戒戒师，而当时出自优波离师承的大德中，辈份高于目犍连子帝须的毘舍离僧团主导者，优波离第三代弟子的树提陀婆 Jotidāsa 则被阿育王边缘化。见大众部《摩诃僧祇律》卷第三十二²⁵：

「优波离授陀婆婆罗，陀婆婆罗授树提陀婆。」

阿育王的真正目地，应当是为了王朝的稳固，想要藉由亲近王家的优禅尼僧团，扩大王朝对佛教的影响力及控制力，才刻意扶植领导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系传承的正统，并费心安排摩哞陀作为目犍连子帝须座下的接班人。

3. 阿育王勢力的影響

阿育王建立统一的王朝以后，尽量亲近佛教僧伽，重用南方优禅尼僧团，拉近东方毘舍离僧团，安抚北方远地的阿难系僧团，大力的护持佛教，同时尊重其它的宗教信仰。这应是经过统一战争以后，阿育王想要藉由提倡和平主义的佛教，稳定战乱后统一的王朝，并藉由王族的关系影响佛教的发展。

因此，在「五事论争」发生的时候，阿育王是实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呼吁双方平息争端，二方面是拉拢势力强大且近于王都的毘舍离僧团，支持亲近王族的优禅尼僧团，三方面安抚宣化于边远的迦湿弥罗僧众。对于反对「大天五事」的北方摩偷罗阿难系僧团，则实行疏离、淡漠的态度，并压制、要求必须妥协。

关于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记载，「阿育王以破船载诸僧众，沉溺于恒河」的事件，在南方铜鞮部的记载里，则是阿育王时有外道附佛（传说举「五恶见事」的大天，出家前为外道），因而造成僧团无法合众布萨。因为僧争无法和合说戒，阿育王命令使臣为僧众说和不成，进而发生使臣杀僧的事件。见锡兰觉音论师着，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二²⁶：

「阿育王知己，遣一大臣，来入阿育僧伽蓝，白众僧：『教灭斗争和合说戒』。大臣受王敕已入寺，以王命白众僧，都无应对者。臣便还更谕傍臣，王有敕令，众僧斗争而不顺从。卿意云何？傍臣答言：『我见大王往伏诸国，有不顺从王即斩杀，此法亦应如此。』傍臣语已，使臣往至寺中，白上座言：『王有敕令，众僧和合说戒，而不顺从。』上座答言：

「诸善比丘！不与外道比丘共布萨，非不顺从。」於是臣从上座次第斩杀，次及王弟帝须而止。……帝须比丘便前遮护，臣不得杀。臣即置刀，往白王言：我受王敕，令诸比丘和合说戒，而不顺从，我已依罪次第斩杀。」

此事同样见于锡兰铜鞮部传的『大王统史』²⁷。这段记录指出，僧团因为外道附佛而起争议，由于僧众不与外道共布萨，而遭受阿育王使臣的杀戮，直到将及阿育王弟帝须才止。然而，试想：护佛的阿育王，为何不怪责附佛的外道，反而要求不与外道共布萨的僧众妥协呢？试想：在使臣妄杀僧众的事件中，得与王弟帝须共住的僧侣，岂是泛泛之僧？如果被斩杀的不是僧伽大德，何以阿育王事后会如此担忧？又据北方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²⁸的说法，大天原是「外道出家」，在布萨时举「五恶见事」而起争端，阿育王是「依大天众，诃伏余众」，要求阿难系僧众妥协，但两方和合不成，引发阿育王以破船载僧，令沉于江河以试僧之修证的事件，是相当的接近。虽然如分别说系铜鞮部所说，依照阿育王护佛与供僧的虔诚，必定难免有附佛求食的外道，但此时僧团的事端，真的只是外道附佛而已吗？

上座系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系铜鞮部所分别陈述的两件事端，都发生僧侣受到迫害的情事，也都有阿育王在事后悔过补救的情节，以及事后为数百耆年有望的外道建精舍，或说是在迦湿弥罗「造僧伽蓝安置贤圣众」的记载。但考证印度及佛教的历史，锡兰铜鞮部关于阿育王年代的记载，应是需要修正（请参考原始佛教会出版《正法之光》创刊号 p.10~p.18）。两相对比之下，分别说部传说的「外道附佛」造成僧众无法和合布萨的争端，北方阿难系上座部记载外道出家的大天提出「五恶见事」，两者是否就是出自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呢？阿育王以破船载僧，令沉于江河以试僧之修证的事，或许有之，但这是否代表着「阿育王强势主导僧事，不容反抗」的事实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当时毘舍离僧团的主导者，是优波离第三代弟子的树提陀婆，而摩偷罗僧团主导

者，是阿难第三代弟子的优波鞠多，两位都是当时佛教的大德，却未受到阿育王应有的重视。如是可见，阿育王是支持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师承的代表，有意将毘舍离僧团的树提陀婆予以边缘化，又推崇远在北印迦湿弥罗的末阐提，弱化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优波鞠多的声势，独厚亲近王家的优禅尼僧团。

因此，当阿育王为了支持毘舍离僧团的大天，造成阿育王、毘舍离僧团与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之间，形成紧张与对抗的局势时，阿育王即延请领导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出面平息大天「五恶见事」的争端（南传《岛史》称为「外道附佛」事件）。然而，受阿育王支持的目犍连子帝须，并不是依照僧律的作法，召集各方僧众共同举行「僧团羯磨会议」来灭除僧争，并且「依经依律」的处理争端。反而是在阿育王的主导下，依据阿育王的意思与要求，双方合作的藉由优禅尼僧团的主张，作为处理僧争的标准。

当时目犍连子帝须受命于阿育王，出来平息僧团的纷争。阿育王与目犍连子帝须为了达成「平息僧争」的目的，在优禅尼僧团（分别说者）「自部结集」集出的《论事》中，采取平衡阿难系摩偷罗僧团及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主张。见分别说系锡兰铜鍱部传诵的《岛王统史》（*Drpavamsa*）第七章²⁹：

「目犍连子受千比丘围绕行法之结集。（三九）破斥异说者大慧之目犍连子，令确固上座说行第三结集。（四〇）破异说，斥多数无耻之徒，辉扬教法说示《论事》。」

目犍连子帝须集出的《论事》内容当中，一方面反对毘舍离僧团大天 Mahādeva 的「五恶见事」³⁰，主张「阿罗汉无漏」，认同阿难系摩偷罗僧团的意见；另一方面承认「阿罗汉不等同佛陀圆满」，认同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主张，反对阿难系主张「佛与声闻同一解脱，唯佛陀是无师自觉」。见分别说系锡

兰铜鍱部《论事》『果智论』³¹及阿难系说一切有部《杂阿含》75 经³²：

《論事》『果智論』：「此處，言『諸佛依諸有情之得聖果而說法，聲聞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諸佛，聲聞亦依有情於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執。」

《杂阿含》75 经：「於色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比丘！亦於色厌，离欲，灭，名阿罗汉。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名阿罗汉。比丘！如来、应、等正觉，阿罗汉，有何差别？……如来、应（供）、等正觉，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诫；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是名如来、（阿）罗汉差别。」

如此一来，原本是要「平息僧争」，反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僧团立场及主张。此事见公元前一世纪，阿难系上座部流传的世友（梵 Vasumitra）《十八部论》³³（罗摩罗什旧译）：

「佛灭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连弗，时阿育王王阎浮提，匡于天下。尔时，大僧别部异法，有三比丘（众）：一名能（龙之误写），二名因缘（玄奘译边鄙众），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所谓：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

公元前一世纪的世友论师在著作的《十八部论》中，提到阿育王时代有三比丘众，争议大天「五恶见事」的「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三比丘众（僧团）当中的龙众（或称龙象众，意指难调）就是指大天出家的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因缘众是指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而多闻众则是指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三大僧团意见不一致，使得佛教原

为「和合一味」的两大师承、三大僧团，分裂为意见对立难调的两大师承、三大部派。

4. 分別說部的形成

据觉音论师《善见律毘婆沙》及锡兰铜鐸部『大王统史』第五章的记载，当阿育王时的僧团争端即将发生之前，目犍连子帝须先避住于摩偷罗邻近恒河边的阿普康迦山³⁴，在僧争时受阿育王的礼请与要求，目犍连子帝须出面平息僧争。见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第二³⁵：

「尔时，目犍连子帝须，自念言：争法起已，不久当盛，我若住僧众，争法不灭。即以弟子付摩晒陀已，目犍连子帝须，入阿然河山中隐静独住。」

『大王统史』第五章记载，此时在阿育王的支持下，目犍连子帝须与阿育王是「同坐于帷帐中之一隅」³⁶，阿育王以「分别说（Vibhajjavādi）」为准，审定何者为「正法之比丘」，并采用一一审问的方式，排除「附佛」的「外道」，令其还俗。然后，目犍连子帝须再藉由自身领导的优禅尼僧团，将自派（分别说者）的主张及看法，采用「结集」的方式，作为统一佛教说法的根据。此一记载，同于觉音论师的说法，见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二³⁷：

「帝须教（阿育）王，是律、是非律，是法、是非法，是佛说、是非佛说。七日竟，（阿育）王敕，以步障作隔，所见同者集一隔中，不同见者各集异隔。处处隔中出一比丘，（阿育）王自问言：大德！佛法云何？有比丘答言：常或言断、或言非想、或言非想非非想、或言世间涅槃。（阿育）王闻诸比丘言已，此非比丘，即是外道也。王既知己，王即以白衣服与诸外道，驱令罢道。」

其余隔中六万比丘，（阿育）王复更问：大德！佛法云何？答言：佛分别说也。诸比丘如是说已，（阿育）王更问大德帝须：佛分别说不？答言：如是大王。知佛法净已，（阿育）王白诸大德，愿大德布萨说戒。……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能破外道邪见徒众，众中选择知三藏得三达智者

一千比丘。……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

在这次「分别说者」为主导的「自部结集」中，实行折衷阿难系僧团与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说法，目的是平息僧团的论争。优禅尼僧团提出的看法是：一、同意「阿罗汉的证量不如佛陀」，呼和毘舍离僧团的主张；二、反对「阿罗汉为有漏」的说法，回归古老的传诵，这和北方折衷阿难系僧团是同一立场。在优禅尼僧团的「自部结集」以后，佛教僧团即为了对「五恶见事」，在见解上有对立和差异而分裂为三大部派。经由「自部结集」而确立特有的「分别说」主张，还有「评量圣者」的见解后，优禅尼僧团即正式从佛教僧团中分化而出，成为「分别说部 Vibhajjavādin」。完成自部结集后的优禅尼僧团，随即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将分别说部的僧众及「分别说部的结集」成果，传化于印度全境及外围地区，此时方别说部的声势达到了鼎盛。见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二³⁸：

「大德末闍提！至罽宾犍陀罗国中；摩呵提婆！至摩醯婆末陀罗国；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口*宅]国；摩呵勒弃多！至史那世界国（是汉地也）；末示摩！至雪山边国；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摩晒陀、郁帝夜、参婆楼、拔陀，至师子国。」

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及化區如下：

傳教師	宣教地	今日所在地区	分化部派
◎末闍提	罽宾、犍陀罗	北印之克什米尔等	
◎摩诃提婆	摩醯婆曼陀罗	南印之卖索尔等	制多部
勒弃多	婆那婆私	未详，或云在南印	
◎昙无德	阿波兰多迦	西印之苏库尔以北	法藏部
摩诃昙无德	摩诃刺陀	南印之孟买	
摩诃勒弃多	史那世界	阿富汗以西	
◎末示摩、迦叶波	雪山边	尼泊尔等	饮光部
须那迦、郁多罗	金地国	缅甸西南到西马来半岛	
摩晒陀等	师子国	锡兰	后为铜鐸部

◎ 注记者，为佛教先分化而出之各部派的化主（参考南传『岛史』）

当时由阿育王派出传教于各地的佛教大德，多是出自优波离师承的僧众，特别是以目犍连子帝须领导的优禅尼僧团为主，传教大德中，除了毘舍离僧团的大天（摩诃提婆 Mahādeva）一行人，被派往东南印的摩酰娑曼陀罗国³⁹（Mahisakamandāla，现在南印度的迈索尔邦）。以外，其余的传教师都是目犍连子帝须的学众。如昙无德传化阿波兰多迦国（法藏部），末示摩传化雪山边国（饮光部），摩哞陀传化师子国（楞伽岛，后为铜鞮部）。反观在阿难师承的僧团中，佛灭后百年（孔雀王朝确立以前）原本即已开化北印罽宾 Kaśpīra（犍陀罗 Gandhāra，后译称迦湿弥罗），传说是阿难弟子的末阐提（末田地），只是象征性的被委任继续开化罽宾以外，当时阿难系优波鞠多领导的摩偷罗 Madhurā 僧团，不仅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及肯定，更受到压制，完全被排除在阿育王的大传教计划之外。在阿育王的安排下，优禅尼僧团既是王家的代表，也是佛教的代表、优波离传承的正统，而毘舍离僧团的优波离系第三代树提陀婆 Jotidāsa 则被边缘化。反对大天、抗拒王命、不向大天妥协的阿难系摩偷罗僧团的诸长老，被阿育王载以破船沉溺恒河，而庇护为了逃避王势逼迫之摩偷罗僧众的末田地，则只是被安抚、或被约束的作为原有教区犍陀罗的开化者，阿难系僧团是明显的被阿育王压制、约束发展。

阿育王偏袒优波离系僧团，特别是亲近王家的优禅尼僧团。面对阿难系僧团反对的情况，阿育王除了约束阿难系僧团的发展，更警告任何僧众不得「破僧」，造成僧团分裂。这主要应当是警告阿难系僧团，不得抗拒行使阿育王意旨的优波离系僧团。根据阿育王石刻铭文的研究，在『石柱法敕』当中的憍赏弥（Kosambī）法敕⁴⁰，以及『小石柱法敕』的桑琦法敕⁴¹、沙如那陀法敕（沙如那陀 Sārnāth，是佛世时的鹿野苑 Migadāya），都有「不得破僧」及呼吁「僧团和合」的敕令。见阿育王石刻铭文的『沙如那陀法敕』⁴²：

「虽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处。……天爱如是昭。」

佛教部派的形成及确立，不是实行不同于其它僧团的主张及立场，就能够确立部派。部派的确立基础，除了具备相当深厚的信众及僧团的规模以外，还要具有确实有据的教说主张，并且广传于世。这必需先从佛教的传承教法当中，为「自派的主张」找到可信的根据，再经由公开的僧团会议，将「自派主张」加以确立、定型，也就是「结集」。再经由僧团的集体努力，将结集的「自派主张」传扬于世，最后形成信守此一「自派主张」的僧俗集团，才能达成部派的确立。

佛灭后 116 年，在大天的「五恶见事」论争后，经由阿育王与目犍连子帝须的合作，优禅尼僧团得到阿育王信赖及大力支持，依据自派主张的「分别说」作为判别真假僧伽的标准，藉由信受「佛为分别说」的优禅尼僧团举行「自部结集」，确立了优禅尼僧团的自派主张，并自称是佛教的「第三次结集」。

如此一来，优禅尼僧团不仅确立了依据「分别说」为本的部派地位，更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藉由传教于各地的机会，将分别说部的主张推展为佛教界的主流见解，一跃成为当时佛教最强盛的教派。当分别说部分化各方后，再进一步的分化出化地部（优禅尼一带）、饮光部（雪山一带）及法藏部（西南印）。此时，分别说部系传化现今名为斯里兰卡（又称锡兰）的铜鞮部，也就是目前南传佛教的母部，则尚未正式的确立。分别说部在斯里兰卡（古称楞伽岛 Lankādīpa）的分支大寺派 Mahā Vihāra，是在公元约 26 年举行「自部结集」，此后斯里兰卡分别说系铜鞮部 Tāmraśāṭṭiya 才正式的确立了。

5. 企圖主導佛教的分別說部

在阿育王时代，受到阿育王信赖、支持，配合阿育王意志和王家密切合作的优禅尼「分别说部」僧团，俨然以优波离系的正统自居，排除了毘舍离僧团

作为律师传承正统地位的可能。例如：阿育王安排王子摩哂陀出家于优禅尼僧团，依止优波离第五代弟子的目犍连子帝须为师，又阿育王支持毘舍离僧团的大天（Mahādeva 摩诃提婆）担任摩哂陀的十戒戒师，却将当时毘舍离僧团的主导者，身为优波离第三代弟子的树提陀婆 Jotidāsa 予以边缘化。又优禅尼分别说系化地部、法藏部、铜鍱部，在传诵的律藏中（饮光部传诵的广律已失佚），都有将部派分裂的事由及时间，将佛灭后 116 年的「五恶见事」，改说是佛灭后百年毘舍离僧团违反律戒的「十事非律」之争，并且自称是反对十事的「上座部」，将毘舍离僧团贬为违律又造成佛教分裂的主角。从分别说部系各部律都同作此说，可见此一佛教分裂史的改写，应当就是出自分别说部确立而尚未分化的时期，也就是优禅尼僧团举行「自部结集」的时候。

这些作法及不实的说法，都是大力的否定毘舍离僧团在律师传承中的地位与正统性，真正的目地应当是为了「确立目犍连子帝须主导的优禅尼僧团，作为优波离系传承（律师传承）的正统地位」，同时排挤阿难系僧团是为「上座部」的当然代表性，是尽其所能的抬高「分别说部」的主导地位，扩大影响力。

当深受阿育王支持的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采用折衷阿难系僧团及毘舍离僧团的意见，作为决断「五事异法」纷争的标准后，阿难系僧团及毘舍离僧团的对立，再也无法依照僧团的传统，「依经依律」的平息双方的争端了。当三种不同的见解无法取得共识时，反而促成佛教僧团分裂为三大部派。在三大部派中，优波离系优禅尼的分别说部，是受阿育王支持的强势主流派，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是附从于阿育王的王命，特别是受阿育王提拔的大天，是向分别说部妥协。反之，摩偷罗的阿难系僧团则是在困境中，力抗阿育王的逼迫，抗拒优波离系僧团（分别说部）改转古来的教说。

6. 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的形成

借着「自部结集」及广传诸方而确立自派的分别

说部，经由阿育王大传教计划的推展，分别说部再分化为化地部、饮光部、法藏部，加上原有的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及阿难系僧团，此时佛教共为两大师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团。在两大师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团中，最早分化出来的部派，应当就是由目犍连子帝须领导，率先举行「自部结集」的优禅尼僧团，也就是优波离师承分别说部。在分别说部的结集以后，才有阿难系僧团的结集与上座部的确立，以及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大众部形成。

佛教僧团分裂为两大师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团的时间，应当是阿育王在位的时代，同一时期的有阿难系第三师优波鞠多。见公元后 411 年佛陀跋陀罗 Buddhahadra 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序』⁴³：

「如来泥洹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经所不辩必暗，軌无匠孱焉无差。其后有优波崛（多），弱而超悟，智绍世表，才高应寡，触理从简，八万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

根据梁朝僧伽婆罗翻译的《阿育王经》，当中提到阿育王「供养五部僧」。见《阿育王经》卷三⁴⁴：

「时阿育王语比丘名一切友：我当施僧十万金及一千金银琉璃鬘，於大众中当说我名供养五部僧。」

据梁朝慧皎（A.D.497 ~ 554）《高僧传》，根据迦湿弥罗说一切有部传说及《阿育王传》的记载，说到阿育王在位时「应真更集三藏，于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这是提到僧团各自再举行「结集」，因为「互执见闻，各引师说」，彼此的依据不同，遂分为五部僧团。见《高僧传》⁴⁵：

「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波斯、优波掘多，此五罗汉次第住持，至（优波）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见佛遂为铁轮御世。……远会应真更集三藏，於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

7. 部派分裂的真正原因

僧团初分为上座部及大众部的说法，都是出自部派分裂以后，后世各部派以有利于提高自部的声望及权威的准则下，所作出的「历史解释」而已！所以各部派对于分裂为上座部及大众部，在分裂的时间、缘由及部派僧团的归属上，无不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参《正法之光》第九期 p.8~p.17）。

佛教僧团从佛灭后百年间的两大师承、三大僧团（阿难系摩偷罗僧团及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优禅尼僧团），经历了佛灭百年的「十事非律」论争，阿难系僧团主导「僧团羯磨会议」及「第二次结集」，勉强维持了僧团团结的局面。佛灭后 116 年阿育王时代的佛教僧团，发生毘舍离僧团大天 Mahādeva 举「五恶见事」的纷争，阿育王介入、主导僧团纷争，使得僧团分裂为主张、立场分歧的三个部系、五部僧团。从佛教发展的史实来看，最先从佛教僧团分裂而出的部派，事实上应是优波离系优禅尼地区的分别说部 Vibhāṅgyavādin（音译为毗婆闍婆提、毗婆闍缚地，现今南传佛教的源头），而不是优波离系毘舍离 Vaiśālī 的大众部 Mahāsāṃghika，更不是阿难系僧团的上座部 Theravāda（公元前约 150 年分裂瓦解，在公元后约二、三世纪间，被迦湿弥罗国的阇利多种王破灭，日后虽略有恢复，又在公元约 511 年，为白匈奴摩酰逻矩罗 Mihirakula 王破灭于印度，法脉断绝）⁴⁶。

因为在阿育王支持大天，要求、支持目犍连子帝须出面平息僧争，并举行「分别说部」的自部结集以前，阿难系僧团与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都还只是为了「五恶见事」而处在「争而不合」的阶段，并未真正的分裂为上座部及大众部。这犹如佛灭后百年的「十事非律」论争，意见相对的两方，有待佛教僧团公开的共同举行「羯磨会议」灭除僧争。如果经过全体僧团共认的「羯磨会议」以后，意见相异、对立的僧团还是无法和合，这才称为僧团无法和合而分裂。

佛灭后百年佛教僧团「十事非律」的论争，经由阿难系僧团公开的号召十方长老、僧众，共同举行「羯磨会议」及「第二次结集（七百结集）」，当时

僧团的长老「依经依律」的处理方式，使「十事非律」的论争得以息止。然而，佛灭后 116 年的「五事异法」的僧争，处理的方法则完全违背僧律的作法。当时是在阿育王的主导下，先是不依经律而误以「多数决」来决断「佛法的见解冲突」，接着又为了顾及君王的尊严及权威，迫害维护教法却违抗王命的阿难系长老，最后使命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依据阿育王的意思与要求，双方合作的藉由优禅尼僧团提出折衷、妥协性的主张，作为处理平息僧争的标准。再藉由主张「佛分别说」的优禅尼僧团，采用「结集」的方式，将阿育王的意旨与优禅尼僧团的主张，贯彻到僧团的内部，作为统一佛教思想及立场的根据。

阿育王及目犍连子帝须在处理「五恶见事」的僧争中，违律不当的过失有：

- 一、不明僧团「法」与「律」的俗世信众（指阿育王），干预、仲裁、主导了僧事。
- 二、关于「法」与「律」的纷争，必须「依经依律」的论断曲直，阿育王及大天妄以「多数决」的方式，冒然的决断教法及律戒的争议。
- 三、让伤害僧众（不论是阿育王以破船载僧，或是阿育王使臣为王命而杀僧）的俗世人等，持续的干预、主导僧事。
- 四、依阿育王意旨处理僧争，不依僧律公开的召集各方僧团共同举行「羯磨会议」，作为处理僧争的基准。
- 五、不「依经、依律」处理僧务，配合王命采取折衷双方见解作为决断僧争的标准，又藉阿育王势力排除「非分别说」的诸方僧众。
- 六、主张「佛分别说」的优禅尼僧团，藉助王势、凭借自派的僧众，以独尊的声势，主导独断教说纷争的「羯磨会议」，并依据「自说」举行「结集」。
- 七、采取呼应王命、妥协折衷性的教说主张，作为决断「大天五恶见事」纷争的标准，使僧团无法「依经依律」的平息纷争，导致佛教僧团彻底的

决裂。

在佛教僧团分裂的事缘中，确实是因为毘舍离僧团的大天 Mahādeva（音译摩诃提婆）提倡「五恶见事」，才引起了僧团的纷争。但是只要僧团能够「依经依律」的公开的举行「羯磨会议」，僧团不必然会因此而分裂。从佛教分裂的因缘来看，或许是因为阿育王介入僧争，全凭君王权威行事，又藉由目犍连子帝须主导佛教的作法，才是促成佛教僧团分裂的真正要素。因此，最先从佛教僧团分出的部派，应当是受命于阿育王，经由「自部结集」来确立自部主张及见解，再广传于印度各方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的「分别说部」。当时的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与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为了「五恶见事」，相互对立、是非未断时，承阿育王命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主张「佛分别说」），经由「自部结集」，贯彻阿育王折衷摩偷罗僧团与毘舍离僧团的意旨，再广传于各地作为佛教的主导思想。如此一来，对于大天「五恶见事」，在立场上相左的摩偷罗僧团与毘舍离僧团，即在君王的权威主导下，已确定无法经由公开的「僧团羯磨会议」，「依经依律」的平息争端了，此时佛教的三大僧团，才会分裂为见解、立场分歧的三大部派。受阿育王支持的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势盛，又再分为印大陆的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等三部，加上优波离系大众部及阿难系上座部，阿育王时代的佛教，已分裂为两大师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团。

8. 部派分裂記載改變的原因

佛教僧团在阿育王时代分裂，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影响后世佛教甚为巨大的事件。佛教首先分出的部派，绝对是受阿育王支持，率先举行「自部结集」的「分别说部」。阿难系僧团与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针对大天「五恶见事」而起的纷争，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经由「结集」的手段，将折衷两方的见解予以「法制化」。尔后，在阿育王大力支持「分别说部结集」的影响下，已经无法「依经依律」的举行「僧团羯磨会议」来平息「五恶见事」的

僧争，此时处在意见对立的两方，才会正式的决裂为阿难系僧团的上座部，以及优波离系毘舍离僧团的大众部。

在后世的传说中，分别说部系指责毘舍离僧团擅行受取金钱等「十事非律」，引起上座部及大众部的分裂。这一说法，根据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及大众部《摩诃僧祇律》的记载比对，应当是不可信的编造（参《正法之光》第六期 p.6~p.14）。

此外，分别说部系主张原出自阿难系的说一切有部（包含说转部、说经部）及犍子部系四部，都是出自分别说部的分派，并且自居是上座部的正统。见公元五世纪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锡兰铜牒部的『岛王统史』⁴⁷：

「（佛天达第二之百年时）於纯粹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犍子之比丘等分离为二部。（四五）犍子部中有起分法上、贤胃、六城及正量四派。（四六）其后化地部中起分二派，说一切有、法护之比丘等，分离为二部。（四七）由说一切有而饮光，由饮光而说转，由次第更起经说（指说经部）。（四八）由上座分出此等十一部……。（四九）」

但是在阿难系说一切有部的记载，则是主张说一切有部学众中，改学分别说部《舍利弗阿毘达磨》的犍子系正量、法上、贤胃、六城（或称密林）等四部，还有出自分别说部系印大陆的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三部都是传《舍利弗阿毘达磨》），都是说一切有部的支派，并且也自居是上座部正统。见玄奘译《异部宗轮论》⁴⁸：

「如是上座部七破或八破，本末別說成十一部。一說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犍子部，四法上部，五賢胃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飲光部，十一經量部。」

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与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会主张对方是自部的支派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因为佛灭后约250年出自阿难系学众的迦旃延尼子，受到分别说部传诵的《舍利弗阿毘达磨》影响，改转传统经法而写出《发智论》，才造成「唯弘经藏」的阿难系僧团分裂出说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学众）。不久，说一切有部的部份学众又舍弃新出的《发智论》，再改宗分别说部旧传的《舍利弗阿毘达磨》，才形成了犍子部系等四部派。因为分别说部、犍子部系四部及说一切有部，都有信受《舍利弗阿毘达磨》的论义，这才会造成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部都互指对方是自部的支派。

关于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部都自称是上座部的原因，说一切有部是原出自阿难系上座部，自然宣称是上座部正统。虽然说一切有部 *Sabbatthivāda* 自居是阿难系上座部的代表，但是重论的说一切有部，是不可作为「依经不依论」的阿难系上座部代表。分别说部则是因为主张佛灭百年毘舍离僧团擅行「十事非律」，造成了僧团的分裂，自然是要以联合阿难系僧团平息「十事非律」的立场自居，才自称是上座部。当说一切有部支派的犍子部形成（150~120 B.C.）以后，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与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互指对方是自身的支派，才都主张佛教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因此，公元前一世纪世友论师的《十八部论》（鸠摩罗什译），才会提出此一说法。

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与优波离系分别说部，都主张对方是自部的支派，也都自视是上座部正统。此外，公元约一世纪以后，大众部传出的《舍利弗问经》⁴⁹，主张是熏迦王朝弗沙密多罗王 *Puśyāmītra*（184~149 B.C.）以后的古律及新律之争，才造成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并且提到上座部又再分裂为说一切有部、犍子部，以及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由于《舍利弗问经》对于上座部的分派，是采取说一切有部的部份说法，才会让部派分裂的说法，变成三大部系共说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了。因为从《舍利弗问经》提到的阿难系师承中，见到《阿育王传》记载的阿难旁传末田地，被改为阿难系的第二师，传

法于原阿难直传的商那和修，可见《舍利弗问经》是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育王传》。所以，佛教部派分裂是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的「异说（三大部系对于分裂缘由、分裂时间与上座部系内容的说法，是都不相同）」，变成部派共说的年代，应当是在阿难系分裂为说一切有部及雪山部，说一切有部再分出犍子部（150~120 B.C.）以后，才逐渐的变成说一切有部及分别说部的共同意见（但部派分裂的原因，两部是各说各话），而确立为三大部派共说的时间，则应当是《舍利弗问经》传出以后，也就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事了。

注释：

1. 见《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大正藏 第 27 册 p.511.2-28 ~ p.511.3-20
2. 罽宾：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罽宾国考』所说，《汉书》所谓的罽宾，在喀布尔河流域，应指以犍陀罗为中心之塞族的国家。其都城循鲜城，为犍陀罗之古都，应是今之白夏瓦（Peshawar）之北约十六哩的 *Pusikalāvati*。东晋南北朝时代，罽宾之名转成为迦湿弥罗的称呼。此时代所翻译的经论，皆称迦湿弥罗国为罽宾。
3. 优禅尼为今西印度 *Gwalior* 州之 *Ujjain*（乌遮因）。在佛陀的时代，优禅尼为西方阿盘提国的都城，而阿盘提与当时的摩竭陀国、拘萨罗国、跋蹉国，并列为四大强国，尔后被摩竭陀国之悉苏那迦王朝打败，最后并入了孔雀王朝。
4. 见『岛王统史』第六章：参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40-14 ~ 51-3
Vedissa 卑提写是现今印度 *Bhopāl* 东北 *Gwalior* 州之 *Bhilsa*。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第 24 册 p.686.2 ~ p.686.3
「昔阿育王封郁支国，初往至国次第而去。即到南山，山下有村，名卑提写。大富长者以女与阿育王为妇，到国而生一男儿，名摩晒陀。摩晒陀年已十四，后阿育王便登王位，留妇置郁支国，在卑提写村住。……尔时，摩晒陀次第到母国已，母出头面作礼。作礼已竟，为设中食，即立大寺，名卑地写。」
5. 见『岛王统史』第六章：参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43-12 ~ 14
6.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180-1 ~ 6
7. 见汉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第 24 册 p.682.2-24 ~ p.683.1-6

8.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51-12 ~ p.52-6
9.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参 大正藏 T50 p.103.1-22~27
10.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参 大正藏 T24 p.681.3-12 ~ p.682.1-7
11.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T24 p.682.1-1 ~ 11、p.682.2-3 ~ 7
12. 见《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九九：参大正藏 T27 p.511.1-16~19
「大天聪慧，出家未久，便能诵持三藏文义，言词清巧，善能化导，波陀梨城无不归仰。王闻，召请数入内宫，恭敬供养而请说法。」
13. 见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七：参大正藏 T50 p.155.3-3 ~ 23
14. 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参大正藏 T50 p.126.2-7 ~ 10
参印顺《佛教史地考论》p.110：台湾 正闻出版社出版《阿育王传》，西晋惠帝时（二九〇——三〇六）的安法钦译，凡五卷（或分七卷），十一品。异译现存二本：一、刘宋元嘉中（四三五——四五三）求那跋陀罗 Guṇabhadra 译，名无忧王经。《出三藏记》作一卷，缺本。其实，被误编于《杂阿含经》中，即二三、二五——两卷；不分品。二、梁天监中（五〇六——五一八），僧伽婆罗 Saṃghavarman 译，名《阿育王经》，凡一〇卷，八品。
15. 见《阿毘昙发智论》：参 大正藏 第 26 册
『发智论』分「杂蕴」、「结蕴」、「智蕴」、「业蕴」、「根蕴」、「大种蕴」、「定蕴」、「见蕴」。
见《大智度论》卷二：参 大正藏 第 25 册 p.70.1-6~12
「问曰：八键度阿毘昙六分阿毘昙等，从何处出？答曰：佛在世时法无违错，佛灭度后初集法时亦如佛在。后百年阿输迦王，作般闍于瑟大会，诸大法师论议异故，有别部名字。从是以来展转，至姓迦旃延婆罗门道人，智慧利根尽读三藏内外经书，欲解佛语故，作发智经八键度。」
16. 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参 大正藏 第 70 册 p.463.1-24 ~ p.463.2-12
17. 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参 大正藏 第 70 册『部执异论』之引文 p.463.1-6 ~ 9 及 p.463.1-23；『十八部论』之引文 p.463.1-14 ~ 17
18.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2-28 ~ p.900.3-2
19. 见《三论玄义》：参 大正藏 第 45 册 p.9.3-1 ~ 16
20. 见《达摩多罗禅经》『序』卷上：参大正藏 T15 p.301.1-7~9
见《达摩多罗禅经》『序』卷上：参大正藏 T15 p.301.2-8~12
「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闡众篇于同道。」
21. 见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七：参大正藏 T50 p.152.3-13~18
22. 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参大正藏 T50 p.126.2-7 ~ 10
「尊者（优波）鞠多……语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嘱迦叶，迦叶以法付嘱阿难，阿难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嘱于汝」
23. 见《岛王统史》第五章：参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36-1~13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参大正藏 T24 p.677.2-17~21
「优波离为初，诸律师次第持，乃至第三大众诸大德持。令次第说师名字：优波离、大象拘、苏那拘、悉伽符、目犍连子帝须，五人得胜烦恼，次第阎浮利地中持律亦不断。」
24. 在阿育王的时代，商那和修已经入灭，而传化于南方优禅尼之分别说的目犍连子帝须 Moggaliputta tissa，是优婆离系的第五代弟子，此时北方摩偷罗的优波笈多 Upagupta 为商那和修的弟子，是阿难系之第三代弟子。由于末田地传说为阿难的弟子，师承辈份远高于优波笈多、帝须与大天，所以阿育王子摩哂陀出家授戒的三师，才以末田地为授具足戒之师。
25. 见《摩诃僧祇律》卷第三十二：参大正藏 T24 p.493.1-12~13
26.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第 24 册 p.682.2-13~22；p.683.1-16~19
27.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台湾元亨寺出版 汉译南传大藏 第 65 册 p.184-7~185-4
28. 见《毗婆沙论》卷九十九：参大正藏 T27 p.511.3-18
29.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 13
30. 见《论事》第五品 第一~五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1 册 p.182~224
31. 见《论事》第二品 第十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1 册 p.182~224
32. 见大正藏《杂阿含》75 经：南传 SN22.58《相应部》『蕴相应』58 经
见大正藏《杂阿含》379 经：南传 SN56.11《相应部》『谛相应』11 经
33. 见世友《十八部论》，姚秦·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初译——参大正藏 T49 p.18.1-9 ~ 13
世友此论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阐述佛灭后一百余年（秦、陈译本都作佛灭后 116 年）至四百年期间，印度佛教分派的历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义（即部执）。本论的作者世友，据玄奘所传，世友是佛灭后四百余年迦腻色迦王时人，是当时说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论共有三种汉译：
1. 《十八部论》一卷，鸠摩罗什初译（公元 402~410 年），完本今已失佚，现行本有梁·僧伽婆罗译《文殊

- 师利问经》卷下『分部品』长行和偈颂一段，为后人摘录加入。
- 2.《部执异论》一卷，陈·真谛 Paramārtha 次译（公元 548~569 年），真谛曾作《部执异论疏》十卷，今已失传，现今只能散见于《三论玄义检幽集》中。
- 3.《异部宗轮论》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译（公元 662 年）。
- 34.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4-9~10
- 35.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T24 p.682.2-3~7
- 36.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7-1~6
- 37.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6-14~187-13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 大正藏 第 24 册 p.684.1-25~p.684.2-14
- 38.见『岛王统史』第八章 诸方教化：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6~57
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 大正藏 第 24 册 p.684.3-26~p.685.1-4
- 39.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参大正藏 第 24 册 p.685.2-23~24
「大德摩诃提婆，往至摩酰娑慢陀罗国，至已为说天使经。」
- 40.见阿育王『石柱法敕』之犍赏弥法敕：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3-8~11
「天爱于犍赏弥敕令于诸大官。……命和合……于僧伽中不应容此。……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着白衣，此不得住精舍之处。」
- 41.见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删至法敕：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不得）破……比丘及比丘尼之僧伽，（朕之）诸王子（乃至）曾孙……以此令和合……。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伽者，皆令着白衣，不得住此精舍之处。……不论如何，朕所希望，和合于一令僧之久住。」
- 42.见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沙如那陀法敕：参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6-5~10, p.67 之【注 1】
「虽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着白衣，不得住精舍之处。……天爱如是昭。」
沙如那陀 Sāmāth 是古昔之鹿野苑（梵 Mrgadāva, 巴 Migadāya），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
- 43.见《达磨多罗禅经》卷上：参大正藏 T15 p.301.1-7~13
- 44.见梁·僧伽婆罗《阿育王经》卷三：参大正藏 T50 p.140.3-6~8
- 45.见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参大正藏 T49 p.403.1-9~15
- 46.见《大唐西域记》卷三、卷四：参大正藏 T51 p.888.1-5~19；p.888.2-24~p.888.3-6
「是五百贤圣，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钵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释素咀纛藏（旧曰修多罗藏讹也），次造十万颂毘奈耶毘婆沙论，释毘奈耶藏（旧曰毘那耶藏讹也）。后造十万颂阿毘达磨毘婆沙论（说一切有部传），释阿毘达磨藏……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钵，镂写论文，石函缄封。……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乞利多种复自称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
「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酰逻矩罗（唐言大族）……宣令五印度国，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子遗。」
- 47.见『岛王统史』第五章学派及师资相承：参 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32-14~p.33-3
- 48.见《异部宗轮论》：参大正藏 T49 p.15.2-20~24
- 49.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1-11~15；p.900.1-15~p.900.2-28
「优婆笈多后，有孔雀输柯王，世弘经律，其孙（时有）名曰弗沙蜜多罗……毁塔灭法，残害息心四众……御四兵攻鸡雀寺。……遂害之，无问少长，血流成川……王家子孙于斯都尽。其后有王，性甚良善……国土男女复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还复滋繁，罗汉上天，接取经律还于人间。时有比丘名曰总闻，咨诸罗汉及国王，分我经律多立台馆……时有比丘名曰总闻，咨诸罗汉及国王，分我经律多立台馆，……时有一长老比丘，好于名闻亟立诤论，抄治我律开张增广。迦叶所结名曰大众律，外采综所遗，诬诸始学，别为群党，互言是非。时有比丘，求王判决。王集二部行黑白筹，宣令众曰：若乐旧律可取黑筹，若乐新律可取白筹。时取黑者乃有万数，时取白者只有百数，王以皆为佛说，好乐不同不得共处。学旧者多从以为名为摩诃僧祇也，学新者少而是上座。」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2-27~p.900.3-5
「从上座为名，为他俾罗也。他俾罗部，我去时三百年中，因于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及犍子部。于犍子部，复生昙摩尉多别迦部、跋陀罗耶尼部、沙摩帝部、萨那利迦部。其萨婆多部，复生弥沙塞部。目犍罗优婆提舍，起昙无屈多迦部、苏婆利师部。他俾罗部，复生迦叶维部。」
※笔者注：《舍利弗问经》是大众部的传诵，另一相仿的《文殊师利问经》则是（大乘）教派所传，这两部都是出于后世学派的典籍，当中采取的部派说法，是出于说一切有部的传诵。从《舍利弗问经》提到的阿难系传承，见到《阿育王传》中阿难旁传的末田地，被改为第二师，传法于原阿难直传的商那和修，可见《舍利弗问经》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育王传》。



七覺分與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中道僧團 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講述於 9 月台灣四聖諦佛教聯合宣法

臺灣 法壁 錄記

修习七菩提支的禅观法，主要是从「安那般那念」入手，修念觉分得明，次第起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菩提支。大正藏汉译《杂阿含》746 经里，佛陀直接清楚说明止观的修行内容，要弟子们多修习「安那般那念」，即是念住于入、出息。佛法重视定的修习，可是定有「禅定」与「正定」的不同，「安那般那念」是即摄念专注的禅定修习而已。

「安那般那念」只是佛教里许多修习禅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尊者为我们说明其间的不同。比如大乘的持咒或念佛圣号，目的在摄万念于一心，守持一念。另一种是假想观，完全是摄心专注一处想象出来的情境，有观落日、月轮、种子字、琉璃宝地、净土十六观……等等，假想内容与宗教信仰境界有关。由于对宗教忠诚，达到与圣境契合，因而内心得到平

静。南传慈心观也是一样，当观想时内心安详喜悦、慈善平安，将慈心的光芒散布给东、西、南、北方众生，这种观想对情绪疗愈与道德质量很有帮助。然而，不管用任何方法来修禅定，都是因为有情众生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如烛火随风摆荡，无法照亮前路，而稳定的专注力就如同稳定的烛火。所以，修定只是手段，是为了稳定、专注的观察生命的真相，寻得灭苦的道路，开启智慧，这就是禅定的作用。

修定是要让散乱念头集中，以上的禅定法都是好的，为何佛陀只教安那般那念，将注意力放在入、出息呢？其实，在摄念专注上，一般禅定法都相差不大。那是由于形形色色的观想方式，念头所专注之处是作意出来的，经咒、佛号，是胜解作意而来；日轮、月轮、西方净土，并不出现在眼前，也是在专注

力获得集中之后，所「拟想作意」出来。由于念散乱，故需要靠专注想出意境（作意），可令念头集中。然而，作意的对象，并非具体发生在眼前的现实，一旦念头散乱，「拟想作意」出来的意境随即消散，无法存续于当前的摄引念头回于「拟想意境」的专注。禅定散失较不容易回复，这是依「假想观」修定的缺失。佛陀所教导的「安那般那念」，是依念住于息入、息出来修，而呼吸并非想象作意出来的境界，日常作息、甚或心神散乱之时，呼吸都在。比起其他方法，安那般那念是「真实而非拟想」，当念散乱不专注时，现实的呼吸仍持续的进行，容易将专注力重新拉回。因此，所有修习禅定的方法当中，以「安那般那念」为最上。佛陀教导「安那般那念」是真实而非虚构境界，让散乱回到注意力集中的所在，佛陀教导唯重在「安那般那念」而已。

经典上 佛陀教导的安那般那念呼吸法很繁琐，但只要注意一个简单的原则—不管行住坐卧，在在处处，起心动念只要念住于入、出息。然而，「安那般那念」并非是修行的目的，就好比跳高，先蹲下去再蹬直腿才能跳起来一样，修安那般那念就是蹲下去的那一刻，只是准备工作而已，目的是要跳过去，跳过迷惑无明到正觉得明。所以修「安那般那念」要认真蹲，不过如果没能跳起来，修行就不知在做什么了。

修「安那般那念」是念住入出息（不是观呼吸），待注意力集中时，就开始观身、受、心、法等四处的「集与灭」，这也就是七菩提支中的念觉分。念觉分的禅观法，主要在明见五受阴一色、受、想、行、识如何生起，而后了知五阴为因缘所生法。这才能够获得色、受、想、行、识是缘生法的「正见」，断除五阴是「常、乐、我、净」的妄见，所谓「缘生法则无常、苦、非我、非我所」，进而明白贪爱五阴必有「无法实现的苦恼、系缚于败坏及逼迫的苦」，明见唯有「当于五阴离贪、断爱，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才能彻底灭除苦的根源，朝向生死

苦的灭尽，解脱于苦、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在此 尊者也提到慈悲与一般世人的爱是有所不同的，一般世人的爱是以「贪爱自我」为根源，作为实行关爱众生的事。但这就好像将小石头丢入水塘生起涟漪一样，不管涟漪多大，中心还是那颗石头。石头就有如自己，从周围众生开始，慢慢向远一点的水圈，用爱自己的方式，对众生赋予关爱。在场当父母的，是否有所感？用爱自己的方式来爱孩子，你的孩子是不是会感到受不了？这表面上是以关爱他人，却是出于「爱自己」，不是慈悲。当事者可能觉得自己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没法契合对方的因缘及问题，从对方的优点、困境所需要的观点，尊重对方的实况及需要，那么爱是有漏性，有所不足的。慈悲是建立在断除迷惑、贪瞋，以及对自己的贪爱上，以无贪的方式关怀众生，这种慈悲的互动必然合乎事实，尊重对方，并懂得提供方向和助力，保留对方生命空间。

《杂阿含》609 经教导我们身、受、心、法集灭观，食集则身集；触集则受集；名色集则心集；如理作意集则法集。平时常听到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部派说法，与 佛陀教法不合。

尊者并举《杂阿含》262 阐陀比丘经为例，告诉我们无常、苦、无我并不是禅观的内容，而是见法、得法眼者修行之证量与远离的错误。无常在破除常见；苦在破除五受阴是乐的妄见；无我在破除是我、我所的妄见；涅槃寂灭是先明见「生老病死苦是因缘生」以后，才能得见「依生死因缘的灭尽，而有生死苦的灭尽」。凡夫俗子禅观时，不可直观「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这是圣弟子的证量，是见法者已远离错见，并得见「有生死苦的灭尽」的证量。「无常、无我、涅槃寂灭」不是当前现实的事实，当前的事实是「因缘及缘生」，愚痴凡夫未能明见「因缘及缘生」，必是无法远离「常见、我见」，也无法真正知道「生死是

缘生，必能依生之因缘灭而有生死之灭尽」。佛弟子必需要清楚明白，不能直观无常、无我，否则修禅观的第一步就是错误。

尊者点出世人不如实知色、受、想、行、识（生死业报）是如何起，不正见五阴是因缘生，则不知缘生是为「辗转而起的不息之流」，误以为死后即归为虚无（断见），若能如实知五阴是因缘生，则正知缘生法则「无常、无我」，而缘生的五阴则缘生不息，得不生五阴归为虚无的妄见。又世人如不知五阴虽是因缘生，则无法正知缘生之法必是「依因缘灭而灭尽不起」，不得明见缘生的生死之流，虽不是死而虚

无，但也不会是固定不坏，这就是误以为五阴（生死轮回）不坏的「有见（常见）」。这是因为不如实知色、受、想、行、识（生死业报）是如何起（集法）、如何灭（灭法），才会有此「常、断妄见」。

因此，佛陀教导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如实观察「五受阴的集、灭法」而得见法、得明。所以，修「安那般那念」是先蹲下去，「如实观察五受阴的集、灭法」就是蹲下去后，接着如何跳起来的方法。

此时尊者说法从「因缘法」、「八正道」，直接转入「四圣谛三转十二行」。教导我们观十二因缘，应从六触入处观集法与灭法入手。众生在流动如风之眼、耳、鼻、舌、身、意六触入处生贪，而有系缚，故心念片刻不得定。在每一触入处观集、灭法，明见十二因缘法，知六触入处为无常、苦法，知断贪爱的八正道，是断无明迷惑得明的「四圣谛初转、四行」。当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触入处安住于集、灭法，正念、正智住，于六触入处精进离贪、远离系缚，是精进修离贪、断爱之八正道，是为「四圣谛第二转、四行」。当于六触入处已得明，已起「离贪、断爱是灭苦正道」的正见，则能次第起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并且在六触入处精进修习离贪、断爱——正勤，如是次第圆满正念、正定。离贪的正定成就，得舍离贪、瞋、痴，具足「慈悲喜舍」，成就解脱、自知生死永尽、不受后有，此时已于「四圣谛第三转、四行」生眼、智、明、觉，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实观十二因缘法、见八正道、修八正道，修念菩提支（观四念处集法与灭法），次第起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菩提支，这两者都是一致无别，并且正是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的菩提道次第。如是修习满足者，成就正觉、离贪、慈悲喜舍、解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具足五种功德。

臺中
中道禪林

原始佛教會

都會宣法系列

主法者：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ipassana

時間：2012/ 2/ 12 (週日)
9:00am ~ 4:30pm

主題：見法即見佛
一、如何見法？
二、如何正覺、見佛？

時間：2012/ 3/ 4 (週日)
9:00am ~ 4:30pm

主題：原始佛教的教乘
一、轉凡成聖
二、一乘菩提道

◎上課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報名時間：2/12 課程—即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8 日止
3/4 課程—即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止

◎報名方式：傳真：(02) 2896-2303

網站：<http://www.arahant.org>

親至台北中道禪林，台中中道禪林報名（備報名表 歡迎索取）

◎洽詢電話：台中 中道禪林 Tel: (04) 2320-2288

中華原始佛教會 Tel: (02) 2892-2505

*上課當日中午提供素食便當，台中中道禪林座位有限，請預先報名，以方便法工事先準備。



中道僧團 主辦

中華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美東【正法活動】加溫

紐約道場推出週六講經班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9 月

【紐約訊】在 隨佛師父離開美國回到台灣後，紐約的共修活動，于周五晚間在紐約中國城有 師父聯機說法；周日全天在紐約法拉盛道場，早上的時段 師父透過網絡對法友開示說法，午齋則由出席的各位法友，以一家一菜的方式供養 Bhikkhu Aticca，之後大家分享各家不同口味的拿手菜。很多法友都感到非常歡喜，並且樂在其中。下午時間，由 Bhikkhu Aticca 帶領禪修並為大家說法與解疑。

Bhikkhu Aticca 主持的弘法講經，除了讓舊法友對佛法更進一步了解及溫習之外，也為新進的中外法友，介紹原始佛法。每周六的弘法講經有：(1) 中文班—漢譯《雜阿含》經文導讀 (2) 英文班—原始佛法介紹—以英文版的南傳《相應部》與《雜阿含》經共說的經文為內容，歡迎法友踴躍參與。

另外，法友們也在紐約、紐澤西兩地，不定时輪流參與「一元濟苦，利人利己，救助緬甸孤兒」的街頭募款活動，來鼓勵世人發善念善心，並廣結善緣向人介紹原始佛法。（紐約書記組報導）



Bhikkhu Aticca 主持的英文弘法講經班，與學員合影



馬來西亞【慈善公益活動】

怡保中道禪林濟助殘障院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9 日

【怡保訊】對在家居士來說，「信、戒、施、聞、慧」五法，是很根本與重要的修行。怡保中道禪林的成立，除了積極推展世尊正法，亦帶領在家居士進行布施濟貧等公益活動。學習依四聖諦如實知的智能，來確立離欲、解脫的布施；實踐世尊「以智覺、離欲為本，朝向苦的滅盡，慈悲利眾」的教法，實踐佛法自利利他的精神及特質。秉持這個理念，怡保中道禪林自去年成立以來，除了每星期六晚上 8 點在會所進行「隨佛法師網絡聯機說法」外，亦積極進行慈善公益活動。其中包括兩次的捐血活動、醫藥保健講座、及本次的探訪殘障院活動。

這次探訪殘障院之行，本會法友募集了諸多物品（包括米糧、日常用品、食品、飲料、衣物等等），贈與怡保愛心殘障院里的 20 名身心障礙人士。該院負責人瑪麗女士表示，怡保愛心殘障院是由一群發心的公眾人士租下目前院址，再由她負責管理。由於開銷資金來源有限，所以亟需社會熱心人士與各團體的關懷與協助。她說，該院目前收容了 20 名身心障礙人士，年紀最小的 6 歲，最大的 52 歲，多為智障、痙攣、唐氏兒，部分已被家人遺棄在該院。瑪麗女士十分感謝怡保中道禪林法友的探訪及雪中送炭的幫助該院的身心障礙人士。此次探訪殘障院活動，除了增進法友之間的互動，也讓我們學會珍惜當前的因緣，更深切明了在利他的同時，也是在自利。（怡保書記組）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五場

原始佛法的禪觀法要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1 日

【台北訊】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五場講座，10 月 11 日周二晚間 7：30 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民有里活動中心登場，主題為「禪觀法要」，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尊者指出，十二因緣法是三世諸佛的無上法教，是一切佛法的核心；修行道次第及解脫，都是依十二因緣法而開展，離開十二因緣法就沒有佛法。尊者請在场的法友們脫鞋聽法，以示對世尊的尊崇。在大眾齊聲恭誦「開經偈」之後，尊者即以十二因緣法說明原始佛法的禪觀法要。

尊者指出，修行者必須先知道病因，才能找到正確的息苦方法。找正確的佛法的第一步，不是急於向外尋找善知識，而是向內探問：生命的痛苦是如何發生的？了知苦，了知苦之集。十二因緣法，就在當前的身心裡。觀察十二因緣法，就是觀察身心實況；了解十二因緣法，才能了解滅除痛苦的準則及方法。尊者並以實例協助法友，即身觀察身心之苦及苦集。有些法友於聞法時，若有所悟而感動落淚。



大眾齊聲恭誦「開經偈」

台灣【都會宣法】台大校友會館二日禪

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5～16 日

【台北訊】由中道僧團主辦、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協办的都會二日禪，10 月 15～16 日在台北市台大校友會館登場，宣法主題為：「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講

述內容涵括「正覺之本、解脫次第、苦之永盡、及傳誦之誤」四部分。兩天宣法期間，近九十位法友報名聽法，座位雖顯擁擠，但法友們聽得興味盎然；另有 8 位法友預先準備飲食資具，在尊者說法前，如法供養，尊者亦念誦隨喜供養偈，祝福布施的法友。宣法過程中，並聯機至美國加州、麻州、紐澤西及台中等道場，使當地法友亦得同沾法露。

隨佛尊者首先介紹，百年來大環境的劇變，包括戰亂頻仍、西學東漸、傳統時代轉型，在在衝擊華人佛教的發展，尤其西方實證科學的精神，更是影響學佛者開始用實證科學來研究佛法及檢驗佛教信仰，造成修行文化的改革。尊者進而勸勉法友，了解佛教在動亂下的艱難，以平常心看待新舊時代的轉變對於佛法的衝擊，因為黑暗是眾生的苦，是眾生的迷惑及貪婪所造成的，所以不要去譴責種種宗教現象。修行人要看到眾生的苦難，並在黑暗之處點亮光明。

尊者接著以 佛陀所說「因緣觀」，破斥《奧義書》思想中所謂「常、樂、我、淨」、「自性」、「平等」、「清淨本性」、「以禪定為解脫」等違反現實的錯見，並且提醒法友，學習佛法必須掌握三原則：(一)根據要確實、(二)以佛說為本、(三)以實際滅苦為證明。下午課程，尊者條理分明引導法友認識心理運作過程，說明現在感官經驗的認知是如何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

第二天課程，尊者依據經文，精辟闡述無明如何生、如何得明斷無明、十二因緣法的禪觀方式及解脫次第、如何依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建立菩提道，並且教導大家如何實用因緣法增上利樂世間生活。最後提醒法友們：因緣「業報」，不是結果，而是進行式，受到當下的身口意行以及外在環境之影響而不斷改變。「守護正念」非常重要，因為「念」會影響未來。所以必須精進在當前，守護六觸入處及身口意，讓「業報趣向」一直朝向正向善向去改變。

當日課程直到下午 6 點才告結束，法友們仍意犹未尽。美國加州道場的法友們，徹夜不離地聯機聽法，宣法結束時已是當地時間凌晨 3 點。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六場

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8 日

【台北訊】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于 10 月 18 日周二晚間 7：30，進入第六場講座，由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講題為「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尊者于講座中說明「我見」之形成過程，五陰之分別觀與因緣觀之差異，以及成就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解脫道次第。共有一百三十余位法友到場聆聽。

由于台灣學佛者眾，若干禪法相繼引進台灣，然于 佛陀所教之真實禪法，眾說紛紜。隨佛尊者以實修經驗，為法友們厘清分別觀與因緣觀之差異，表示將五陰切割別別觀察，將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且只能成就「定」却不能成就「慧」；必須依「此有故彼有」的因緣觀察五陰，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開顯智慧的禪觀法，必須具足四個條件：(一)所觀察的對象必須是現實的事實；(二)此事實是當前正在進行發生的；(三)是禪觀者親自經驗到的；(四)必須從因緣來觀察。

隨佛尊者于會眾中說明，解脫道的修證次第是：(一)先于六觸入處修因緣觀，見因緣法，得明、斷無明，成就「法智」；而后明見離貪滅苦之八正道，成就「道智」；如是四聖諦初轉，成就念菩提支、擇法菩提支，成正覺，證初果。(二)而后于六觸入處正念、正智住，精勤修習離貪斷愛之八正道，得空三昧、無相三昧；如是四聖諦二轉，成就精進菩提支乃至定菩提支。(三)最后永斷癡、貪、瞋，得無所有三昧，如是四聖諦三轉，成就舍菩提支，具足解脫及解脫知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隨佛尊者九月自美返台後，一個多月來馬不停蹄的北中弘法，十分辛勞。今晚宣法長達三個多小時，尊者因過勞而數度咳嗽，但仍勉力不歇地完整解說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次第。尊者于宣法結束後，

語重心長的對在座僧俗二眾表示，數堂課程來，已將自己多年的修學心得，毫無保留地公諸于世，身為 世尊座下的僧弟子，今日重轉 世尊「四聖諦」正法輪，不為得名得利，而是希望正法在台灣植根，濟度台灣的苦難眾生。尊者慎重提醒在場法友，佛法的大用，在于滅苦利眾，不是在榮耀自己，切勿利用佛法求名求利，聽法者若于法中得到利益，切記「仰歸 佛陀，恭敬三寶」。最后并邀請法友們一起攜手努力，讓正法根植台灣、廣布流傳。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圓滿結束

社區宣法 受益法友逾千人次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5 日

【台北訊】2011 年 10 月 25 日適逢第 20 期中道禪法禪修營舉辦期間，隨佛尊者為使聽法利益不致中斷，在主持禪修期間，仍不辭辛勞下山至民有里活動中心，為第三期最後一場小区正法研習課程，進行原始佛法的開示。這項小区正法研習活動，從 2011 年 2 月 15 日開始，已經連續舉辦三期共二十場，受益法友超過一千人次。

當天，隨佛尊者依據《相應阿含》聖典，一再解說十二因緣法的身心運作關係，並強調不了解十二因緣法就沒有十二因緣觀，不做十二因緣觀則解脫無門。而修行方法，尊者依據佛說，強調七覺支是佛陀教導圓滿的修行道次第，其中包含十二因緣觀與八正道。

由于 尊者慈悲，不舍眾生，當晚宣法直至近十一點才告結束，與會法友生大歡喜并于 尊者離場時，揚聲大呼「謝謝 師父！！」結束了今年在台灣的最後一場小区宣法。

錯過本次宣法活動的法友們，精勤學法來年還有機會，敬請密切注意原始佛教會網站的宣法訊息 (www.arahant.org)。(台灣書記組報導)

台灣【中道禪法十日禪】活動

中道禪林舉辦第 20 期禪修營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2～31 日

【台北訊】由中道僧團主辦、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協办的「中道禪法第 20 期禪修營」，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至 31 日，在台北市北投区内觉禪林举行，恭请中道僧团导师 随佛尊者主法。为期十天的禅修活动，分为「初阶」、「进阶」及「中道禅」三阶段进行，各地法友踊跃参与，将近九十位法友报名，甚至有马来西亚的法友来台精进，局于场地限制，仅五十余人录取入营。

本次初阶三日课程（10 月 22～24 日）及进阶三日课程（10 月 25～27 日），开放法友随喜参加，最后四日的精进中道禅（10 月 28～31 日）只开放给全程参与者。随佛尊者告诉禅修者，禅修的目的，是发现生命的痛苦如何发生、生命的痛苦如何消灭、以及找到解脱痛苦的苦提正道。来禅修，是学习实践的方法，就是在六触入处能够专注觉察，才能洞彻身心实相。真正的功课，是将禅坐时的练习，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本次禅修指导内容，包括初禅修习法、健身调气法、止禅禅病警示、菩提道的禅修次第、因缘观的正确次第、因缘观与分别观之圣凡分殊，以及坐禅、行禅、卧禅之修法。

有些法友于活动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禅修期间的闻法及实修，让他们对于佛教演变、原始佛法教义、因缘观禅法的内容、以及调身调息的方法，建立全新的认识。这是他们多年来所参与过的，最丰收的一次禅修营。

十日禅在 10 月 31 日下午五点左右圆满结束。禅修结束前，法工长带领全体法友，为十日来住寺期间不当的身语意行，向僧团师父请求忏悔，并蒙 师父慈

悲接受。五位禅修法友，当场请求归依，由 随佛尊者为他们传授三皈依及五戒，成为「依止四圣谛」的在家修行人。（详细活动报导及法友心得，将刊载于第 18 期《正法之光》）

据悉，中道禅林将于 2012 年 1 月 21 日～30 日，举办第 21 期中道禅法禅修营。即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16 止，受理报名事宜。有意参加的法友，可以利用传真（02）2896-2303 或上网 <http://www.arahant.org> 报名，亦可亲至中道禅林（台北市北投区登山路 139-3 号）报名。

原始佛教會 都會宣法系列

主法者：随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臺北 台大校友會館

時間：2012 年 2 月 4、5 日（週六、日）
9:00am～4:30pm

主題：佛陀的修證次第

- 一、見法
- 二、悟道
- 三、離貪
- 四、慈悲喜捨
- 五、解脫
- 六、三藐三菩提

◎上課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3 樓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止

◎報名方式：傳真：（02）2896-2303

網站：<http://www.arahant.org>

親至台北中道禪林、台中中道禪林報名（備報名表 歡迎索取）

◎洽詢電話：台北 中道禪林 Tel:（02）2892-1038

中華原始佛教會 Tel:（02）2892-2505

*上課當日中午提供素食便當，教室座位有限，請預先報名，以方便法工事先準備。



中道僧團 主辦

中華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馬來西亞【中道禪林供僧活動】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3 日

【檳城訊】2011 年 10 月 23 日，为了欢庆三个月雨安居结束，原始佛教会檳城中道禪林首次举行了「PHAPA 雨安居供僧」庆典活动。今年是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Bhikkhu Dhammadisā 及 Ven.Dhammadinnā 三位本地法师，入住雨安居的第二年。当天除了檳城的法友，也有来自北海、威省、双溪大年及怡保的法友，一同参与此项有意义的活动。

由于中道僧团法师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主要目的是能在日常生活中远离「随欲而求」的过患。因此这次活动，除了袈裟，法师们只接受其余四项的四事供养——饮食、卧具及医药。四事供养布施的仪式，请来自怡保、威省及檳城的三位法友代表，以礼篮作四事供养，并由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及 Ven.Dhammadinnā 作简短的开示。供斋是以一家一菜的方式进行，法友们在禅堂围个大圆圈，师父们就顺序以托钵的方式一一接受法友们虔诚的供养。

是日在二楼，同时进行捐血及烹饪班活动。本次合格捐血人数有 9 位。捐血不但是身体力行的一种布施，更是积极救人的善行义举，值得赞扬。午斋后，法澄法友亲自教导菜包及菜饺烹饪，让法友获益良多，大家还品尝了美味可口的佳肴。（檳城书记组）

台灣【都會宣法】首度抵達南台灣

高雄一日宣法活動迴響熱烈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1 月 5 日

【高雄訊】中华原始佛教会与中道禪林，两年来在台湾的宣法活动，由早期的大台北地区，扩展至台中，近日并带动南部法友对于原始佛法的修学热情。基于护法居士的热忱推动，中道僧团于 11 月 5 日在高雄市新兴区十方法界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原始佛法，正

向一乘菩提道」为主题，举办一日讲座，恭请中道僧团导师 随佛尊者主法。这是原始佛教会及中道禪林在高雄举行的首场宣法活动，当日课程由早上 9：30 进行至下午 4：40，共有 66 位南台湾法友到场参加。美东、美西及台中等地道场的法友们，则通过网络联机的方式，同步听法。

随佛尊者首先感谢高雄法友提供场地，并赞叹高雄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地方，因为七年前僧团曾游化至高雄，夜宿高雄寿山公园，隔日清晨空着肚子，便有热心民众供养僧团早餐，很欢喜今天能回到高雄和大家结法缘。尊者表示，由于「经」是佛陀所说，「律」是佛陀所制，而「论」是部派佛教时代的祖师所说；历代祖师们写于「论」中的道次第，并非佛陀原说的道次第；所以秉持「依经、依律、不依论」的原则，向法友介绍佛陀所说「一乘菩提道」的禅观次第。

随佛尊者指出，正觉之本，在于明见因缘法、缘生法；因为正觉，必须根据现实，而非根据想法。「无常、无我」是圣弟子的证量，不是禅观的对象，因为否定式的表达法，只能破除妄见，不能表达真实。必须对因缘法、缘生法正智善见，才能破除常见、我见，体证无常、无我，导向离贪断爱。尊者特别提醒在场的年轻学子，学习佛法不能变得不切实际，「因缘」是现实，「我」是妄见，佛弟子应该改变的，是违反现实的认知以及与现实脱节的行为，而不是否定当前的因缘。尊者并且以生动有趣的譬喻及示范，引领法友即身观察缘生法。

现场数字法友，于课程结束后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听闻原始佛法，随佛法师能够简洁扼要、提纲契领的把深奥的佛法，深入浅出的详细讲解，让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清楚掌握到因缘法、缘生法的要义，也对生命的反省有了新义，实在难得！希望随佛法师日后能在高雄安排两天以上的原始佛法课程。（详细活动报导及法友心得，将刊载于第 18 期《正法之光》）



【原始佛教之止觀次第：七覺分與四聖諦的修證關係】

台中 三日禪宣法紀實

台灣書記組 法璧/錄記

2011年10月8日~10日的连续假期，台中中道禅林第一次举办三日禅。周六清晨天才亮，法藏师兄就从台北开车搭载法友们，一同前往台中中道禅林。这次的台中之行，除了当法工之外，和以前不同的是，要在台中作三天的停留。有备而来的我们，即一并将此行视为三日的禅修。除了交通食宿，更不忘打理身心，做个人禅修前的准备。

难得举办连续三日的宣法，除了来自全台各地的学众在现场恭聆外；横跨世界各地，有许多法友不愿错过这次机缘，亦相聚各处禅林和共修处，经由网络与各地多处联机，透过影音投影，恭聆随佛尊者开示。尊者煦煦然、淳淳然，摄导着佛弟子们契入世尊

古老法教，引领着佛弟子一步步迈向解脱的道路。

此次的禅修说法课程，以「原始佛教之止观次第：七觉分与四圣谛的修证关系」为主题，统贯一乘菩提道的修证次第，从正觉断无明的方法、因缘观与分别观的差异、原始佛教对「名色」的定义及部派佛教对「名色」定义的演变、四念处与十二因缘观、止观次第与正定的开展、到「七觉分与四圣谛之三转十二行」之一乘菩提道次第，层层深入，理路明晰。

宣法一开始尊者即指出，佛弟子应先了解十二因缘法，才能进行身心的现观。然而今日佛教界所教导的禅法，并未与佛陀古老原说相契合，原因在于佛



弟子对经说的研究，掌握不够深入之故。佛法讲错，辗转相传误导众生，影响难以估计，岂能随便说说，这是说法者理当明白并戒慎恐惧之事。不仅宣说的法理要有根有据，而且必得是 佛陀的真实教法。「佛陀到底怎么说？」这是学法者最渴盼了解的重点。

尊者说法详实深细，听者必须摄念一心，专注聆听。虽然如此，整个听法的场面却一点也不显得严肃，反而常因一个契理契机的譬喻，引起一阵会心的笑声。是与生活经验共鸣吧，是那么贴切真实，透过「法」的启发，点明了无知的盲点。

在这次说法里，尊者也为大家找出佛法传承所造成的问题。起初是第一次经典结集的集成，当时佛刚入灭，教法繁多，五百圣弟子为了背诵方便，将 世尊所遗留下来的法教采取短篇、重点记述以及分类集编的方式结集，再别别由不同弟子记诵。由于要背诵的经文众多，不但没有办法靠记忆去做比对，而且经篇难以连贯，宝贵的佛法，就此看不见全貌，以致让修证道次第隐没于世，成为后来佛教界实修上难解的谜题。实际上，当时存留下来的法船，零件一个也没少，却因为次第错乱而无法拼凑出整艘法船，让后世佛弟子无法藉以航向彼岸，成为千古的憾事。

接着谈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对佛教影响至深的历史—「五事异法」的始末。当时大天举五事贬谪阿罗汉，阿育王用政治手段介入僧事；相对的，佛教僧众也想藉由阿育王之助，建立自部的声势与影响力。世俗君王处理出家人法与律的大事，不仅未依经律由僧众举行羯磨，让僧团回归清净，反听信大天建议，采多数决。不但造成僧团激烈的纷争，更发生僧众被杀的事件，甚至以破船载北方上座僧众试于江中。之后阿育王要求目犍连子帝须出面平息事端，并以「佛为分别说者」为准则来排除异见者，优禅尼南方上座分别说部僧团取得主流地位。不但举行结集，并将集成的结果传往全印及周边各地。这件事端造成僧团的分裂，两大师承终于形成三种不同主张的部派。



自此佛教分崩离析，开始有了奠定自部宗义的根本论书。经典方面，除拥有自部整编的四阿含，大众部与分别说部并别立第五部「小部」或称「杂部」「杂藏」。此时僧团分化成为各个部派，这段时期在历史上称为「部派佛教」。

随佛尊者表示，当他追寻 世尊原始圣教，碰触到部派佛教的真相，感到极为震惊。「五事异法」对佛教所造成的伤害，影响这么巨大，几经踌躇不敢告知世人，实在是离佛弟子的认知太遥远了。后世佛教将「正觉」与「证菩提」混淆而致影响修证次第，以及种种异于佛说的论调，造成千百年来佛教思想的分歧和部派的分化，让真实佛说逐渐隐没，与这段历史确有极大的关系。

在二千多年的历史流程里，佛教的变迁已如大树衍生出繁杂枝节。法的延续依旧靠着一代一代智见不凡的出家僧众，前仆后继投身 世尊法教的追寻，并努力保存经教与律法的原貌，让后世佛弟子仍有脉络可

循，感谢三宝的光明以及在家护法的支持。印顺法师晚年依然在寻觅原始的佛说，并编写《杂阿含经论会编》，还原成说一切有部的部派诵本，虽然立下了探寻原始佛法的基础，但修行的道次第毕竟仍然无法清楚展现。

多年来 随佛尊者透过汉译《杂阿含》与南传《相应部》当中七事修多罗的比对，整治出合于两部共有的古老传诵。再从其中探询 佛陀教法的真义，确立起「思想前后相应，教法统贯一致，修证次第分明有序」的佛法修学体系。并且探研印度佛教沿革史，了知诸部之部义与发展，终于清楚无误的明见 佛陀教说之古、新演变过程与差异所在，抉择出 佛陀的真实教法。并依此整编《相应菩提道次第》一书，书名意指「与 释迦佛陀所说相应」之意。佛教界业已失传两千多年的四念处与十二因缘观从此得解，复归 佛陀经教，正觉禅法的修证次第至此得以重现于世。

佛法何以在传承中流失？尊者为我们解说道：佛



法是 佛陀圆满的教法，为众生远离贪、瞋、痴烦恼，成就圣者证量而宣讲。对于崇高的佛法，迷惑烦恼的凡夫并无法完全领纳。更由于历史上不同地域、时空、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干预，法的内容起了极大的变化。其间并不是任何人之过失，而是众生的烦恼与需要之故。致使佛法在众生界流传，依着众生的烦恼与需要，逐渐朝向与法悖离的四个方向发展。

虔诚信仰的情感，加上无知与迷惑，自然令信众心目中崇高的 佛陀神格化了。如此神化式的 佛陀，不断应和着众生需要，给予无尽的庇佑，而成为「无限福佑的圣者」；另一方面，虽然明知修行必须付出代价，也会有所功德，却期待自身的努力可以减至极小化，相对的收获却要极大化。造成佛弟子们不再努力持戒、行善、修习止观、断除贪瞋痴烦恼、成就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代之以持咒或祈福仪式来满足所求所愿。这种完全依据自我需求作为主导的认知，逐渐造成「修行方法的功利化」；不但如此，由于信众对宗教有所期待，希望只要稍加努力就能获得永生、富足安康、无灾无殃、喜乐满足…，让「修行的功德福利与快速的成就圣果画上了等号」；最令人担心的是，「现实一切为梦幻」的认知，让佛弟子们以为「不需离于五欲之乐，仍可成就圣道」，所谓「烦恼即菩提，火焰即红莲；欲乐不思离，圣果也想要；不需出家戒，方便有智慧…」。佛教为了走入众生的世界，凡此种种方便的说法，造就了急功近利的修行法门，使整个佛教世俗化。

佛弟子当正观现前诸法，毕竟皆依因缘而生，而凡是因缘所生法都会受到因缘的限制。因此缘生法是有其限制的，所谓万能的 佛陀，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于世。再者现实诸法，无不是在因缘的流转里，显现无常与败坏，不可能永远富足、有乐无苦、从心所欲。佛弟子不知努力修行来断除贪、瞋、痴烦恼，达到苦的灭尽，反将修行的功德天堂化了。

佛教世俗化的演变并无关乎对与错，由于众生不

同故，佛教演变的种种趋势任谁也挡不住，这就是众生的世界、众生的佛教。佛法在人间流传，改变是必然的，不需要谴责是谁的过错，应以平常心来看待，因为这个时代不这么做，另一个时代也会将之改变，众生界的佛教本就随着众生的烦恼不停的在变化着，历史与人性的种种影响与牵动是无有止期的。

尊者阐明 佛陀是见「因缘法、缘生法」而成就正觉，但因缘法并非 佛陀开创的教义，而是「发现」一直在世间运作的事实，因此， 佛陀并不是思想家，而是发现的觉者。在宣法当中， 尊者也引导学众实际观察：眼前的一切无非皆在因缘的关联中，了解生命发生的过程终究只是缘生，人生所有的一切既不会「天长地久」，也不曾「曾经拥有」。青春、美丽、名声、聪慧、知识、学问…都只能经验历程，但无明众生却因不知而生贪爱，一旦所求无法实现，就误以为自己能力不足，或他人障碍阻挠，致生瞋怨，产生对立…。人生的种种恩怨情仇，都因无明而生系缚。所谓的「因缘业报」，是由迷惑贪爱而来，而推动生死之轮的是愚痴，助长生死之轮的则是贪爱。必须在明见因缘法、缘生法，断除无明之后，惭愧随生，明白「想拥有」是无知，才导致痛苦牵缠；才能因此生起正见，知贪爱是苦，离贪是为道；自此开启了离贪断爱的八正道。

如能明见因缘现起的机转，就会明白所有一切的发生，在影响形成的过程是无法拒绝的，也是没办法掌控或期待的。佛教所说的苦并非仅指感情上的“suffering”，而是现实上不得不如此，让有情众生面对时感到压迫与无能为力的那种无法主宰也无能决定的苦。人们因为幻想而快乐，经由想象而自以为拥有，又误认为是失去而痛苦不堪，若能正念、正智住，将无谓的幻想去除，世间仍然照常运作，但改变的是你的迷惑以及迷惑所造成的追逐而已。明白了之后，苦也离，乐也离了。

尊者也谈到「造口业」的问题，提醒我们与人相

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今日见他犯错，明日也许已然改过。批评他人过失者，应有学法的基本警觉，如果明白缘生法无常，今日所见的他，也就不是昨日犯错的那位了。学法者不念旧恶，这种认知与度量无关，而是具有因缘法的智慧之故。缘生的现实悉皆无常，他做不好仅只是昨日之事，若你失了正念，不曾警觉，将之传于四方，在众生认为他不好时，或许他已经改变了。扪心自问：「你有否造口业？」学法者应有所明白，最怕腰弯不下来，每个人都是凡夫起修，从来没有人一次就成功的，其间必有许多摸索与做错的经验，想想，即使 世尊本人，也是经历长久修行才证悟解脱的。修行人最怕自恋自慢，说法与你不同即争辩不休。实则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为了自尊或利益之故，最后还不能避免与人结仇。学佛之人不与众生说对错，他没有要做错，谈对错不但伤感情，也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在生死轮回中的众生，不需要因为差异而相互对立，这正是现代佛弟子应有的认知与态度。学佛的大用，是在现实生活中得利，修学佛法用在实际人间，讲事实就好。

尊者一向用生命在宣说佛法，三天中，他耐心地从佛教历史的演变一路道来，为学众们一一详加解说；关联到法义处，就引领学众翻阅佛典以经解经，更不时举出生活经验所及的例子，或就当前身行、语行、意行着手实证观察，如是深入浅出、谆谆不倦，务必让大家能明白法的真实义。

三天的说法，在质上相当扎实，在量上虽繁多却理路分明。正如 尊者所言：「小草仅需要加一点露水就能活得好好的；而这一趟量多质实的课程却是浇灌大树成长的资粮。」得幸参与听法的我们，不仅有机会对历史重作认知；在深入了解法的内涵之后，更是深深地受到震撼。尤其被视为可成就的大树，惊喜之余，除了感恩甘霖的浇灌，更加策励自己步步成长，把握此生难得机缘度越疾苦，方能成为荫泽众生、屹立不移的大树。





伸展雙手 送愛到緬甸

紐約／無明氏

Bhikkhu Aticca 提议我们纽约的法友们，多投稿《正法之光》，尤其是参加过「一元济贫」活动的同修们，应该把经验刊登出来与大家分享。他问我们，是否因为年纪较成熟、阅历较丰富，因此对「一元济苦」所接触的事物感到不外如是，而提不起兴趣写稿？

Bhikkhu Aticca 的提问，引起我反思，每次募捐发生的事，的确都大同小异，若说不能擦出新的火花，这说法是否可以成立呢？扪心自问，平日看待身边发生的人、事、物都麻木不仁，对事物的触觉也不敏锐，但从因缘法的角度来看，人与事的变化是不会有重复性的，我们的心境当然每次也不一样。

回想多次参加募款的经验，最初几次的活动，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首次在户外摆摊时正值盛夏，当时太阳直射我的头顶上，热力几乎可以把生鸡蛋烫熟。我们穿着黄色法工背心，汗水淋漓地在街上来回走动大声呼喊，法工的热情温度，比阳光还猛烈千倍。我们不但竖起了缅甸孤儿的海报，而且把摊位端正地放在纽约法拉盛 (Flushing) 图书馆墙边。此处人来人往十分熙攘，我们不停地四出派发传单，一面高喊济贫口号以吸引路人，一面向他们解释我们捐款的对象是谁、目的为何。在活动期间，虽然遭遇很多路人的白眼：有些人望一下我们便面无表情地走开，有些人冷漠地说声 NO，更甚者有位中年妇人叫我滚开不要妨碍她走路。在旁的法友看在眼里，不免担心我会因此感到难堪而影响了情绪。然而当时我绝对没有半点儿气馁，我认为捐助孤儿是件光荣、神圣的工作，受点委屈何必大惊小怪呢？

在募捐的过程中，我慢慢地体会及观察到各式人等各自行为模式的特点，例如，向那类人士劝募会有较高的成功回报率。从中观察，发现外籍人士较亚裔人士更热心支持公益事宜，三分之一会对我们有正面的响应，并且比较有礼貌也比较慷慨，十分令人赞叹。戴着耳机走过的青年人表现最差，可能他们只懂得欣赏音乐世

界，忽视身处的现实社会。银发族则稍为好一些，有些长者不愿捐助，可能是她们有心无力的缘故。现今市道不景，生活指数不停升高，百物腾贵，靠退休金过活或吃老本的人不胜数，真的是入不敷出。我深深地体谅他们的苦衷。我发觉最乐意捐助的，是那些手牵着年幼子女逛街的壮年父母群。可能是他们希望给子女留下好的榜样，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所在。

第二次活动期间，随佛法师在百忙中，抽空来现场给我们打气加油。师父当时穿着长袖袈裟，在烈日下比我们穿短袖的不知热多少倍，莫非修行高的僧人，抗热力比常人强些？真是不可思议。师父在场的摄受力非常强大，原本不太热闹的摊位，因为师父的出现，马上聚集很多人群，他们不但各自发心把钞票投入捐款箱内，而且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师父递给结缘品。看到如此热烈的反应，的确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该日，我们由中午 11 时，一直忙到下午 2 时多才结束，猛然记起大家尚未用午餐，当时供养师父的时间已错过，因此师父只接受了一碗豆浆果腹当午餐，师父戮力利他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师父回台湾初期，每当我路过图书馆旁同一位置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随佛师父当日在烈日下陪伴着我们一起结缘的慈祥身影。人总是有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都会用感情去思考问题，我也不例外。幸好学了因缘法后，比较容易调伏内心的起伏浮躁，能以正念去看待每件事物的迁流变化。我现在的的生活方式，比以前踏实很多，自从患病后，更加认识到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勉励自己能出多少气力就去做多少事情，在能力范围许可下，尽一己之绵力，为救济孤儿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在此呼吁大家：伸展出您的双手，把爱送到缅甸去！

新澤西州 「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隨筆

紐約 法中

10月9日新澤西州的法友们，一起参加了随佛师父第一次以网络联机的方式，为美国的法友们授一日一夜八戒。下午最后一场活动，仍然是4：00～5：00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一元扶助缅甸孤儿」募款活动。

这项活动，在纽约法拉盛已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成绩斐然，也为我们新泽西州的法友带来一股动力。募款结束，收拾东西时，法毓师姐即建议，我们新泽西法友们也可以在新州 Edison 举办一个募款活动，一方面扩大参与层面，同时也借机把世尊所教导的佛法，传播给有缘的大众。自利利他、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我也有此想法，因此马上赞同。并且建议金门超市是个很好的地点，华人众多、而且超市经理也非常的帮忙及支持。个人曾参加其他团体举办的几次募款

活动，也曾不同的超市做过募款，金门超市无疑是最适宜的地方。在征得 Bhikkhu Aticca 法师同意后，当天就带了法工背心、结缘品、宣传单。法毓师姐刚好认识金门超市的经理，她可试着去询问及说明，法寿师兄说他也认识，如果他们有疑问，可以让经理知道法寿也是同一个团体。结果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就决定在10月15日（星期六）中午11：00～下午3：00进行「一元扶助缅甸孤儿募款活动」。

星期四、五，利用上班休息时间，跟几位同事、朋友宣告此一活动，请他们一起来参加「一元扶助缅甸孤儿」的活动。星期六出发前，我打电话给一位好朋友并顺路去看她，而且跟她说正要去募款活动。结果好朋友捐了20元，开始了今天募款活动的序幕。

到达金门超市时，已过了11点。远远的就看到法毓、法泽师姐已站好位子，法川、法杰也都各就各



位，看到我走过来，法毓师姐大声对我说：「师姐请捐献爱心」，我说：「当然啰！」随即将好朋友的 20 美元，投入法川师兄抱着的募款箱。募款箱是法杰做的，大小很适中，四面贴满了宣传照片。我忍不住对它赞美了一番：「good job！」

穿上法工背心后，赶紧加入阵营。我面对着前来买菜的人，法毓则面对着买菜出来的人，法泽站在我们对面也面对着来买菜的人，法川抱着募款箱，法杰则拿着照相机猛按快门。大家一手拿着宣传单，一手拿着慈经诵以及师父说法的 CD，忙得不亦乐乎！不久，法轮及法汶也过来共襄盛举，他们住在曼哈顿，今天刚好有事到新州，就事先安排他们一起参加募款活动。

看到父母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买菜，我们赶紧把握良机，劝带着小朋友的父母亲布施行善。父母的爱心捐款，无形中给孩子们良善的影响，我们也不忘送上 CD 和他们结缘及祝福。有位年青的小姐，停下来捐了一块钱，我也顺手递上 CD，她说只捐一块钱不好意思拿 CD，我说这是结缘品，她才收下，同时又捐了几块钱，才满心欢喜的离去。也有些人会跟我们说：现在没零钱，买菜出来才捐款，我们也是满心欢喜的回应：「没问题！」果真，他们买完菜出来也都捐了钱。虽然有些人对我们的劝募充耳不闻，或直接摇摇头，我们还是欣然接受。毕竟每个人有其不同的因缘，这次不会，不代表下次不会。因缘是不断的在改变中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我们不会在意别人的拒绝。

看到有位男士在与法泽聊着，捐了款后问我们团体的背景，原来是世界日报驻新州的记者，帮我们拍了张法工合照，又问是否可给一些中道僧团的数据，我们当然很欢喜有一个可以宣扬原始佛法的机会。

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几位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邀约他们参加，大家也都如约前来，赞助捐款。在金门超市前，临时才打电话给以前的一位美国同事，告

诉他我们在超市门口做缅甸孤儿的募款，这位美国同事也来捐了 50 美元。这位同事是好几年前我跟他介绍某慈善团体后，他即每年都请我代转捐款给那个慈善团体，虽然我离开公司了，他依然请我代转捐款。今年第一次见面，他除了捐助缅甸孤儿，也请我代转支票给那个慈善团体。感恩他的爱心不断与忠诚的承诺。

不知不觉，已近下午两点半了。大家似乎都忘了时间，也忘了肚子饿了。法川师兄的募款箱也越来越有份量，因为特价午餐只供应到下午 3：00，也耽心法伦与法汶一大早就赶来新州现在一定饿着了，法毓师姐下午还有事，我晚上还要到另一位师姐家跟一帮朋友劝募，所以大家决定收摊了。

用完餐大家一起到法毓师姐家，在法毓师姐家吃完点心，就与法川师兄先行离开，再到超市买了菜回家，因公路塞车，回到家已是晚间 7：00 了。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冰箱，整理好东西，马上又开了半小时的车回到 Edison，严师姐早已等在门口。向众多老朋友问好之后，我跟大家分享下午做了几个小时为缅甸孤儿劝募的活动，也请好友们一起响应，之后回到家，已是半夜 12 点了。

路人的爱心，同事们的爱心，老朋友的爱心，塞满了我的心。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www.worldjournal.com

新聞網 ePaper 分類 黃頁 社群 購物 註冊

紐約 舊金山 洛杉磯 溫哥華 多倫多 新澤西/賓州 波士頓 芝加哥 大華府 亞特蘭大/佛州 休士頓/達拉斯

回首頁 北美華人 美國 大陸 台灣 香港 國際 財經 影藝 體育 科技 時事論壇 醫藥 法律 藝文 生活 問

原始佛教會 為緬甸孤兒募款

(圖與文：記者劉偉)

October 19, 2011 06:00 AM | 546 次 | 0 2 1 1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新澤西信眾上周末在愛迪生金門超市開展「一元助貧、利人利己」，慈悲救濟緬甸孤童的活動。有不少華人民眾慷慨解囊，支持慈善活動。

據參加的義工表示，該會是由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ipassana) 在信眾支持下，長期關懷幫助緬甸孤兒，創建中華、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原始佛教會，並成立公益的慈善組織「扶助孤兒」，多年持續關懷、救助緬甸孤兒。緬甸是佛教國家，人口 89% 是佛教徒，由於國家封閉，人民貧窮，尤其鄉村兒童許多處於缺乏教育和飢餓狀態，需要有心人救助。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原始佛教會為緬甸孤兒募款](#)

原始佛教會新澤西信眾上周末在愛迪生金門超市開展「一元助貧、利人利己」，慈悲救濟緬甸孤童的活動。(圖與文：記者劉偉)



紐約 New Yorker

10月22日星期六，法友们决定在纽约Manhattan Chinatown，展开首次「一元济苦」救济缅甸孤童的募款活动。一大清早，法曦就从Manhattan驾车来Flushing纽约中道禅林，将「一元济苦」为孤童募捐的用具设备及宣传品，载去Manhattan Chinatown。早上9:30，法伽已经在街头等候，先找寻适合摆设桌子的空位，也顺便向附近的摊贩打个招呼，请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旁边暂时占个位置。过一会儿，一位热心学佛法的美国男士也来帮忙。法友们找到一个街角的好位置后，请法曦将车开过来，卸下设备，摆起募捐的摊位，并开始播放「慈经」CD，吸引了一些路人的注意。

悠扬的音乐与优美的歌词，飘扬在这个摊贩与顾客正在做金钱交易的Chinatown街头市集，劝发路人来行慈善，救济缅甸孤童。当时，出来逛街购物的路人还不多，显得有些冷清。但法友们无畏阵阵冷风，仍然笑脸迎人地向路过的当地居民与观光客劝募，请他们捐款给缅甸孤童。一会儿，竟然有几位欧洲观光客来捐款、签名，并拿了宣传品。

不久之后，法宣及他的女儿，突然出现来帮忙，让法友们士气大振。法宣笑容满面地，用感性的语词向路人劝募，说小孩子肚子饿，捐一元就可以让孤儿一天不挨饿，有时遭遇路人的白眼或拒绝，也说多谢并祝他们平安，他女儿则站在他旁边一齐招呼。法进稍后也加入劝募阵营。有这么多位法工在帮忙，也吸引了路人因好奇而走到摊位前询问，并拿了原始佛教会的宣传品。此时突然有几位摊贩，推着摊贩车与货物来到原始佛教会的摊位前，似乎此处是他们平日贩卖的地点。法友们只好将摊位搬移到旁边的转角处，继续募捐。

上午11时之后，路人越来越多。法友们偶而还遇到街坊邻居或朋友，打个招呼后，他们也来寒暄并随喜做慈善捐款。有几位西藏佛教徒也来赞助，还拿了「宿命业报与因缘业报之差异」的CD。后来快发完宣传单时，赶紧请那位热心的美国男士拿去复印，然而他走遍了附近几条街，竟然找不到影印店。劝募活动在中午12时结束，那位美国男士则将折迭桌与宣传品放在小拖车上，搭乘地铁搬回纽约中道禅林。



Kindness

by Anon Y. Mous

It takes courage to be kind. Even before committing the act, we must have the gall to think we can interfere with life and change the future. It's not as impossible as it sounds; we just have to take that first step.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my father one night when he proposed I join him in doing some charity work that weekend. The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was fundraising in Chinatown Saturday for impoverished orphans in Burma. The goal was to get \$1 donations from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t seemed simple so I agree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day arrived and I readily donned the uniform, a yellow vest with the temple's logo on the chest and across the back. Despite being a seasoned volunteer, I suddenly felt nervous. From my right I heard a fellow volunteer call out, "Please help the orphans! Just \$1 to feed the hungry orphans!" That snapped me out of my uncertainty. I tried to forget whether or not I was "ready" and ignored my fear. I stepped up to the nearest pedestrian and uttered the words, "Would you like to help the orphans?"

The first step is always the hardest. Talking to absolute strangers is always scary. Asking for money is even scarier because it's a sensitive topic during both good and bad economic times. We can keep talking to ourselves to reason against taking that first step immediately and stall for time. However, doing so completely defeats the purpose of volunteering. During every minute wasted people who may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are walking away and once they are gone, the opportunities are most likely gone for good.

It gets easier the more we do it. Within a few hours,

we will meet all kinds of people and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to get our point across in the few seconds we have to speak with them.

A large percentage of pedestrians will ignore us, refuse to help or otherwise react negatively. After all, it is a busy street. People have things to do and places to go. We are merely obstructions in their way and thus, an annoyance. We will encounter similar situations and people throughout our lives. What better way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m than through doing good? As long as we are polite and respectful in our conversations, there is no reason to let the negativity affect us. The more we encounter these, the easier it will be to just let them go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person.

The smaller percentage includes generous donors and those who take literature/CDs or promise to spread the message on to others. They may be few but their smiles and acts of kindness further empower us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Acts of kindness can boost our self-confidence and even make us feel happier.

At the end of those few hours, we did not have an overflowing donation box but I was proud of the few dollars that came from people I spoke to. Hopefully, they had good things to tell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of their experience. If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spread the message to their friends, a chain of kindness will grow.

It does not take much to be kind--even to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whom we may never meet. We just need to take that first step. I did! Can you?

善

善心需要有勇气。在作出善心的行动之前，你必需先有「胆子」去想：我们有能力去干预生命，改变未来。我们只需要踏出第一步，事情不会像听起来那么困难的。

有一个晚上，我同老爸一起吃晚饭，他提议这个周末，跟他一起去做点慈善工作。他说，原始佛教会在这个礼拜六，会在唐人街街头，做「一元济贫」募款活动，救助缅甸贫穷的孤儿，目标是向尽可能多的人劝捐一块钱。听起来很简单，我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

到了那天，到了地方，穿起了原始佛教会黄色的背心，虽然我经常做各类的义工，可是我突然之间感到有些紧张。在我的右边，我听到另一位在场的义工在呼唤：「请帮帮孤儿吧，只要一块钱就可以让他们不用捱饿！」这些话把我从迟疑当中拉了出来，我不再理会我是否心理准备好了，也不管心里面的害怕，我踏步上前，走向最接近的一位路人，努力地挤出几个字来：「您可以帮帮孤儿吗？」

第一步，总是最难的；跟完全陌生的人讲话，总是令人害怕的；向人开口要钱，更是可怕，因为，无论经济是好是坏，钱，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可以跟自己说尽百般理由，去拖延时间而不走出这第一步，可是，这样做，不就是彻底的与义工的原意相反吗？每一分钟的浪费，就会看到那些有可能赞同善举而又会捐款的人们，因为我们的犹豫不前而走远，而一旦走远了，那些机会也就极可能随之而永远消失了。

我们做得越多就越容易，在以后的两、三个小时内，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会从中学习到如何地沟通，如何在我们能与他们讲话的短短几秒钟内，有效地传达我们的讯息。

心

紐約/法宣的女兒

大部份的人会不理我们，拒绝帮忙，甚或作出负面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他们也许赶时间，也许有事做，有地方要去，而我们是在挡路呀！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将不断地碰到类似的情况和类似的人们，有甚么比透过做好事，来学习如何应付他们更好呢？只要我们言语有礼，态度尊重，没有甚么理由让负面的东西影响我们，我们接触这些负面的人与事越多，我们就越容易「放下」他们，赶紧去找下一个可能有善心的人。

小部份的人，包括那些慷慨解囊的，那些拿了 CD 和小册子的，那些答应把讯息传开去的，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微笑，他们的慈心，却鼓励了我们继续努力。慈善的行为，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甚至能令我们更快乐！

在那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捐款箱并未爆满，但那少少的、来自我接触的善心人的几块钱，却足以令我自豪。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经验去跟家人和朋友分享，如果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又把讯息传开给家人和朋友，善心也就会传播和成长。

做一个有善心的人并不难——即使是对那些在世界另一边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遇上的人。我们只需要踏出第一步。我已经这样做了，你能吗？



麻省 十月份一日禪

麻省書記組

随着十月份秋天的来临，很难得的是，在 师父不在身边督促大家、鼓励大家的情况下，麻省的法友还可以自发的组织了一个月一次的一日禅。虽然麻省的法友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在修习原始佛法的道路上，一直是脚踏实地互相鼓励，努力修行。师父也鼓励大家以后可以经常有这样的共修，互相鼓励增上。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天气非常好的礼拜天。一大早，大家兴致勃勃的来到讲堂，希望在这样一个天时地利具足的环境下，凭借各自的努力，在道业上继续增上，更踏实的从禅修中带来切身的体验。早上 师父以联机给大家授八关斋戒，随后师父慈悲的为我们开示了一个多小时。今天师父主要开示的内容，是以信、戒为基础。师父告诉我们，持戒是很重要的，是修定跟修慧的重要条件。持戒可以于生活中自我调治调伏，于眼耳鼻舌身意六触入处，令念不系缚、不贪爱、不追逐。对佛、法、僧生不坏净信，对十二因缘法生信。

在开示中，师父还教导我们，要度越人生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因缘败坏、无常、苦的世间的一切，都不会让人满意的。在你跟人交往的过程中，在你看到别人优点的同时，对方的缺点就已经伴随而来，所谓买一送一，不可拒绝与逃避。那么，我们是不是经常要夸大对方的缺点，而不愿意看到对方的优点呢？这样失实的想法与做法，势必在现实的社会中，让彼此痛苦。在你好不容易看到对方优点的时候，过分夸大的看到跟介意对方的缺点，也会影响那好不容易承认的对方的优点。人生在世不要这样。因缘的相互影响让我们知道这样的想法与感觉，并不会让我们过得比对方快乐。最后 师父幽默的跟大家讲，慈悲的方式，就是对方缺什么，你就补什么。对方缺乏管教与正确的想法，你就骂醒他。对方缺少鼓励，你就鼓励他。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慈悲说法。法友们聚精会神的听着师父开示，频频点头。看来在现实生活中，大家还真有同

感，都「欠」点什么，需要「补」点什么。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内心充满平静和法喜。法友们也都感恩 师父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因缘下对大家做适时的开示，并且时常鼓励大家精进修行。每次听完 师父的开示与教导，大家都像充满了电的电池，精神饱满，准备发挥能量，即使大家都了解因缘法的自我败坏的真相，大家的冲劲也许会随着因缘的转变而慢慢减弱，但是在大家松懈的时候，只要有修行的决心跟亲身的体验做基础，加上师父不停歇的鼓励与指导，法友们还是会继续精进向前的。

随后大家开始自己禅坐。每位法友都很认真的遵照师父教导的「安那般那念」的修习方法来练习，慢慢渐入佳境。大家禅坐了一支香又一支香，每个人都有很明显的收获。大家很欢喜今天一日禅的经历，期待着下次共修的机会。



檳城中道禪林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紀實

檳城書記組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僧伽 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Dhammadinnā，依循佛教的生活形式，在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vassa）固定的居住，不游化，分別安居在檳城及怡保中道禪林。

2011 年 10 月 23 日，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 Dhammadinnā 在雨安居（vassa）結束之後，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檳城中道禪林的護法們借此一盛事，在檳城中道禪林首次舉辦「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進行的前一天，發心的怡保居士們早已護持着 Ven.Dhammadinnā 來到檳城中道禪林。慶典儀式從上午 10 時正進行到下午 5 時正。慶典儀式在開始前，檳城中道禪林寬闊的禪堂幾乎都被踊躍而來的檳城、威省及怡保法友們坐滿了。准 10 時正，擔任這次活動的司儀法寂居士，正式宣布慶典開始。在大眾起立後，隨即唱起三寶歌，莊嚴的歌聲在悠揚音樂的伴奏下，响彻會所，震撼了大家對於佛、法、僧生起敬仰、恭敬之心。在 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Dhammadinnā 帶領下，全體法友在佛像前點燈、獻花，表示敬意。

依慈悲為本，行人間善行。檳城中道禪林借這盛典因緣，利用二樓的空間，同時進行捐血活動。從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檳城中道禪林邀請自檳城私人醫院來的醫生及護士們，為願意行善的十方布施者進行捐血，一起來幫助世間因病痛而受苦的眾生，讓他們減少需血的煩惱與苦痛。

約上午 10 時 15 分，由隨佛尊者主持的網路聯機宣法，穿越空間的隔礙和國度的界限，提早 15 分鐘從台灣聯機過來。正在進行點燈及獻花儀式的法友們，

馬上加速完成點燈及獻花儀式，與在台北中道禪林參與十日禪修營的台灣行者們相互配合，開始聽聞隨佛尊者傳達佛陀「修證道次第」的開示。隨佛尊者以大正藏《雜阿含》及南傳《相應部》經典的古老經典共說，說明「修證道次第」及「禪觀的重點」，讓馬來西亞的法友們也能與台灣法友，同步了解佛陀所教導的禪法，為他日禪修奠下基礎。

在尊者結束上午的宣法時，時間已經接近中午時分。為了爭取時間，Ven. Citta Sang Varo 在領導大家讀誦「轉法輪經」後，與 Ven.Dhammadinnā 分別做了簡短的致詞與開示。Ven. Citta Sang Varo 對檳城、威省及怡保的法友們來共慶這個殊勝慶典及護持僧團，深表高興、讚賞，並且祝福大家平安、吉祥。Ven.Dhammadinnā 在致詞及開示中也祝福法友們，並感謝法友們這一年來對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的護持。Ven.Dhammadinnā 提醒法友們，遵循佛陀的法及律而修行，应当時時刻刻反省自己的行為，逐步修正改善。Ven.Dhammadinnā 同時也對法友們護持僧團深表感謝，解釋佛陀所教導而形成的僧團，是以男女出家眾所組成、并由男女在家眾護持。希望大家能夠依止佛陀的意願，以僧伽為主導，共同合作，把佛陀的正法弘揚開來。

之後，法寂居士隨即宣布，由檳城、威省及怡保中道禪林的三位法友——仁高師兄、法萱師姐及法慧師兄一起代表法友們，把三份包裝好的物品，供養給三位法師。由於中道僧團的法師們秉持「離欲解脫為道，少欲知足為念」的信念，過着少欲知足的生活，法師們已有足夠的袈裟，因此這次供僧物品不包括袈裟，法友們只是做四事供養中的三事。在以一家一菜的方式供養三位法師前，法友們也借此盛典的因緣，

与三位法师共同拍摄团体照。中午时分，PHAPHA 雨安居供僧庆典活动，在法师们以托钵方式接受饮食供养后，法友们也到二楼的斋堂用餐，分享大家带来的美食。

用过斋食后，大约下午 1 点，法澄法友即刻开始进行“PHAPHA”雨安居供僧庆典的另一项活动，即菜包及菜饺烹饪班。法澄法友亲自教授制作菜包及菜饺，从搓、捏及调配馅料的质量及火候都不可含糊。法澄法友举例说，如果在搓、捏的力量上不足够，所制作出来的包子就会在过程影响当中，改变了包子和菜饺外皮的弹性，就算事后在烹饪上加倍火候补救，也没有当初搓、捏力量足够所制成的那般可口了。这使得在场学习的法友们，从制作烹饪包子和菜饺的过程中，也实际看到因缘相互影响之下所造成的优劣产品。

下午 1 时正，“PHAPHA”雨安居供僧庆典之另一项捐血活动，也圆满结束。有 9 位布施者捐出血液，

成就了布施的善行，他们把握机缘帮助了需要血液的苦难众生。对于一切善行，中道僧团都愿意支持与配合。烹饪班的包子和菜饺也陆续蒸熟，慷慨的法澄法友把熟了的包子和菜饺一一分送给法工们，慰劳他们一番。持续下来的是 Ven. Citta Sang Varo 领导法友们实修坐禅、行禅及卧禅，每项实修活动都几乎用了 40 分钟，间隔 10 分钟休息。法友们都相当精进用功。

慈悲的 随佛尊者，在下午 3 点 30 分重新登上法座，又继续以网络视讯联机为法友们宣法，阐述 佛陀教导的「禅观的重点」。尊者一再引述古老经典的共说，教导法友们禅观的入门，并从而引导法友们依循佛陀的教诲，起八正道，追循 佛陀所留下的「古仙人迹」，正向菩提道。

下午 5 时 30 分，「PHAPA 雨安居供僧庆典」接近尾声，随佛尊者带领法友们皈敬四法与回向，大众在颂念「Sadhu! Sadhu! Sadhu!」声中，结束这场殊胜的庆典。



檳城第四屆八戒淨修營紀實

檳城 書記組/報導

檳城中道禪林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舉辦第四屆「八戒淨修營」一日活動。本屆學員都是來自北馬一帶的法友，如威省、檳城和霹靂。

當天黎明時分，三位中道僧團的法師，帶領已報到的法友們點燈、供花和讀誦早課。接著法工們準備早齋供養僧團，學員們這時也陸續前來報到。八時正，法工長讲解活動的常規與介紹道場環境，之後 Ven. Bhikkhu Dhammadisa 再度帶領大眾讀誦經文，接下來學員們靜坐大約一個多小時，等待身在台灣的導師隨佛尊者與我們联机，傳授八戒。

這次的一日淨修營，與以往不同。法友們不只持清淨戒律，同時又得以一整天聆聽師父在台灣台中透過網絡向檳城、威省和紐約的法友宣說正法。听法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師父从早上为法友开示至中午，再从午后继续说法至傍晚。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的佛

法！法友们脑袋都被「灌饱」了，一致赞叹师父能把世尊深奥的佛法精简地表达出来，让听众获得正见、正智。大家都法喜充满！直到网络联机结束，法友才警觉到身体的疲惫。大家马上离开蒲团，或行禅，或站立着把后背靠在墙上当「粘壁鱼」，有些坐在长凳上，有些上洗手间。慈悲的 Ven.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觉察到大家的疲惫，便让法友们修卧禅十五分钟，还指导新学员卧禅前的运动和方法。之后法友继续精进打坐、行禅。

傍晚六时三十分来临时，众法友一起做晚课，接着由法工长代表大众向僧团请求忏悔。大家拍了大合照之后，便各自迅速地清洗道场，圆满今天所修的功德。

“人生无常，生命短暂，众生应精勤不懈，守持清淨的戒律，听闻正法，正向菩提道。”



【檳城第四届八戒淨修營心得】

自利利他 邁向菩提道

馬來西亞／法得

光阴荏苒，已是 10 月。从今年 7 月至 10 月，这已是檳城中道禅林为净信佛法僧、想依循 佛陀教说的信众们，所举办的第四次八戒淨修营了。

檳城中道禅林的法工们，对于办理淨修营的忙碌，早已习以为常，各自暂时搁下生活中的杂务琐事，有默契地自行在工作岗位上做好营前的准备。一向看起来挺健壮、也是当中一名法工的我，却在举办八戒淨修营的前两天病倒了。胃器官的抽痛，令我动弹不得地卷曲在床上。虽然打了针，服了药，每隔五至十分钟期间，胃器官还是痉挛，疼痛到我冷汗直冒。

在黄胆水一次又一次从嘴里不受控制的呕吐出来时，经由 随佛师父所转达的 佛陀教说「缘生法故无常、非我、非我所」也因境触动，回荡在我的脑海中。身处在病痛折腾、百般无奈的种种感受下，我尝试正视承受问题的因由，拼命地修习安那般那念，专注于息入息出。如果不是因为明白了 随佛师父苦心传达的 佛陀教说，病中的我，不会懂得实地把握因缘观察当下的身心，还是会依照无明人的「我见」来认为身体的损伤及痛苦，是能在昌明的医药下受控制的。在生病的经历中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一味关心和顾及身痛，大大地忽略了内心所起的反应，对「缘生法故无常、非我、非我所」更永远的不知、迷糊。虽然有幸做了佛弟子，却又可怜地不明于 佛陀珍贵的遗教，白白活了这辈子。

所用的药物开始慢慢见效，疾苦在隔天开始逐渐减轻，淨修营举行当天，我几乎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一踏进会所，师父们、及一部分知道我生病的法工们，都关心地慰问，令我感受到关爱和温馨。因为生病的事情，惊动了大家，让忙着的大家也都担心了两天，心里好过意不去。

檳城中道禅林的法工不多，大家其实也像我一样，之前法寂、法星、Ven. Citta Sang Varo、金添师兄、法净，都已陆陆续续轮流生病过了。养病的这两天，让我感触体会良多，法工们早已经把禅林的事务融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色身的累或病，已成为次要；尽力把活动办得好来利益大众，才是主要。看看法净，还是那么轻声细语，不急不躁，温文接待陆续报到的学员。才加入法工行列的金添师兄，热心地出钱出力之外，还把女儿和太太都带来客串法工。至于法星的积极，招揽了两位年轻人，为我们的法工行列注入宝贵的新血，解决了巡视及拍摄工作的人力不足。为了打点食物，法林、年长的法需、惠兰阿姨、法亦阿姨，常常舍掉闻法自利的机会，辛劳地往来斋堂和天台（临时厨房）。法寂对自己没办法担当好职务，常感到极度的压力，饱受身心的折腾而郁郁寡欢。在这一年当中肯学习，尽自己所能把职务妥当的办好。如 随佛师父的教导：修行是自我提升，是体会，是转化内心，而不是对他人或环境做要求。

除此之外，感恩许多幕后法工，如：法澄、法忍、法传等，二话不说地鼎力援助；也感恩来参与的威省法工和法友们的慈心，不分彼此的尽力协助；还有风雨无阻地护持 Ven. Dhammadinna 来到道场的怡保共修学员，共同成就这次的淨修营，使其圆满进行。

佛陀所期望发展的，是由出家人领导，在家众护持。僧团要深入了解佛法，全心全意修行，教导学习。最后，寄语十方共修的法友们，希望大家能以历史和经典中记载的护持者如频婆娑罗王、给孤独长者等做典范，护持遵循 佛陀原说的中道僧团，自利利他的迈向菩提道。



民有里社區宣法花絮

臺灣／法壁

在台北市民权东路三段，民有里小区活动中心举办的正法研习课程，进入了第三期。透过法友间的口耳相传，前来听法的学众，较诸前两期，更为踊跃。仅管下班时间的台北交通，属于尖峰时段，然而欣求佛法的法友们，无论刮风下雨，仍从各方辗转乘车到场听法。随佛尊者不辞辛劳，秉承世尊古老的智见，踏入疾苦众生的内心，一步步带领学众，从对佛法的正统认识，逐次进入原始佛法的修学核心。

游化世界各地，用生命在弘法的随佛尊者，难得能在国内亲自教导。因此，宣法活动行程紧密，需用的文宣品与设备，必须及时备妥，这便成为法务组极重要的任务了。劳烦总务的师兄们，在每个活动结束后，都得花费心思分类，再辛苦搬运。幸好同修不时伸出援手，同心协力将事前需要的物品送达。

宣法时间未到，法励师兄和法禅师姐总是提早到场，将会场桌椅一一就位，排列整齐。最辛苦的是悬挂活动布条与佛像，常见法励师兄一个人高高站立在长桌上，扶着壁面将挂绳拉起，动作虽然熟练，仍不免为他捏把冷汗。他的默默付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带动更多同修尽早赶来帮忙。宣法讲台的布置以及法座的摆设，就由早到的法工完成；投影银幕和音响设备的装置，也有法正、法崇、法源等师兄轮流负责；有时会看见法缘师姐在报到柜台整理结缘品……。同修们分工合作，由于心志相投，做起事来分外顺当。七点不到，群聚电梯口的法友，就让场面热络了起来，穿着法工背心的法通、法因及法纯三位报到组师姐，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热忱迎接新来的法友。陆续涌入的法友逐渐填满座位，也有提早列席的南、北传法师，更见亲临现场听闻正法的可贵。

忙碌当中，出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让台下的我，心也跟着吊在半空中。原来是银幕上方的灯泡过亮，影响到投影字幕的清晰度，这时见到勇气十足的师兄们，站在长桌上卸下照明灯泡，等到下课之后再回归原位。看见他们这么神勇，忍不住提醒他们需适度的注意安全。

这三期民有里宣法的事前作业，从场地的申请、布置、主持司仪……等等，都仰赖法务组的安排。法禅师姐热心抱来一大盆鲜丽的兰花，置上桌几之后，整个讲堂立时显得生气盎然。贴心的法霖师兄也不曾闲，除了配合时间恭候接待师父之外，穿着西装一派绅士的他，下课后，不忘系上围裙，将有点重量的兰花抱回家里悉心照顾，以便下回再捧来庄严讲座，为一次的宣法活动增添雅趣。

在停车场入口处等待师父座车的法藏师兄，更是风雨无阻，时间



1



2



3



5



6



6



6

未到就忠实守候，待他将座车开入停车场，数字同修立即将宣法所需的物品搬入讲堂，法霖与法力两位师兄也随即陪同 随佛尊者与僧团入内。

讲台正中悬挂着庄严的佛像，「礼敬 佛陀」的背景音乐如清澈的溪涧静静流淌，宣法礼堂一片宁静。随佛尊者一说法，台下学众即净虑凝神恭聆智慧的法音。法住师姐捧着相机，不时转换角度，深怕错过值得记录的历史场景。坐于一侧的书记组，也开始振笔疾书，除了专注于法义的理解，并将内容书写记录。尊者每次说法，切入的角度都不同，我们从小在家庭、社会所建立的知见与价值观，经过正法的洗礼，渐渐的不再僵化死板，以为理所当然。智觉的佛法，有别于当前宗教，它不以怪力乱神或祈福仪式，让人迷惑而无从选择；不用单一的因果对等关系，来理解现实人生；而是培养因缘智见的视野，开启多方角度来面见世间种种现实，教导我们面对生活的智慧，务实解决痛苦烦恼，遇事、临人，即于当前正念正智住，不起迷惑，自利利他。

尊者讲法，并非制式的让我们端坐听法，在深入法义的时刻，总不忘教导我们摄念专注，以恭敬心、感恩的心，预先脱鞋、合掌恭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领纳 世尊珍贵法教。

直至宣法结束，才着上鞋。不但如此，说法内容时时随着情境巧妙变化，好比引经据典时，架设好的投影银幕就派上用场；需要记住的法要，就叮嘱大家书写下来；时而要我们举手、转头亲自观察；或碰触身旁的同修，感受身心的变化；或拿起讲桌上的纸张、鼠标、保温瓶、红外线投射笔来譬喻，引导学众观察。尊者总是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将甚深法义，深入浅出的展演示现，不时添加幽默雅趣，务期让听法的学众契入法义。

宣法结束时，大家合力将物品归位。走出礼堂，常见法友于尊者座前请法释疑。得闻正法的感恩，以及亲临现场的感动，让闻法者卸下积累于心的重担，怀抱满满法喜，一身轻快地踏着夜色归去。

（后记：诚如参与发心的同修所言，民有里的宣法活动，不仅让佛法走入街邻小巷，亲近民众日常生活圈；也再次验证了法工之间，彼此共事与协力成就的默契和凝聚力。举办活动，常会碰到临时状况，一旦原先计划有了改变，不仅考验应变能力，也让我们不能回避的见到内在所受的冲击，也因而对引发的起心动念，有了一分警觉与检验的机会。当事情进展顺利，由于已经习惯了一向运作的流程，反而不易觉察；却在面临不曾预期的异动时，才惊觉内心对原先计划的认定，有多么执着。一环接着一环所造成的起伏，是否该认真的如理作意一番！）



真實之道 傳給眾生

10月15～16日台北都會二日禪現場採訪報導

台灣 書記組 法源/採訪整理

【本刊訊】10月15 / 16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办的都會宣法活動，十方法友熱情踊入，現場座無虛席。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以「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為主題，深入淺出地分析新舊時代沖擊下華人佛教的變革、原始佛教之精義、以及如何將因緣法活用在現實人生中。本刊書記現場直擊，採訪四位新法友，分享他們接觸原始佛法的新鮮事。

◎採訪蘇○蓮居士（王怡晶之四孀）和王○晶居士



採訪書記（以下簡稱 訪）：你們是在什麼樣的因緣下聽到有這個活動？

蘇居士（以下簡稱 蘇）：就是看到

《慈雲雜誌》介紹，然後覺得這跟我所想的佛教理念很像。我平時都只是在家裡誦經念佛，不然就是參加寺院辦的三時系念。

訪：你覺得早上聽 師父說法對你的生活有沒有什麼益處？

蘇：有啊，幫助很大。對正法的了解，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 師父講得很清楚，讓我覺得法喜充滿。

訪：大概是对哪一部份最有印象和感觉？

蘇：是他讲父母和小孩的关系，如手心 and 手背，这个在和家人生活相处中很有帮助。

訪：特别是当小孩问你比较疼谁的时候！（笑）

蘇：对对对，他这讲的是一种智慧。还有，他说痛苦不是业障造成，其实是无明和贪爱。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訪：你以前大概接触哪些佛教团

体？

蘇：最开始是接触到助念。

訪：念佛的吗？

蘇：对，再来是接触台北那个三时系念的法会，因为阿弥陀经里面有讲那个生死，感觉可以跟海报所提的涅槃相互接轨。还有，因为她也想参加（指着王居士，以下简称 王），只要是佛教，正面的那种，她都会想参加。

訪：听说她刚（从巴西）回台湾？

王：对，两个月了。

蘇：在巴西都有参加佛教的活动。

王：巴西的道场没有像台湾的道场一样，那么好，资源如此充足，真的觉得台湾人超有福报的。因为巴西是基督教的信仰地区，所以当地人对佛教完全没有概念。很多事情是我需要去做的。

蘇：她在巴西都在帮忙佛教的事情，想进一步的扩大，他把



台湾这边的作法学起来。

王：把组织运作方法学起来，带过去巴西。

访：了解。

王：我觉得 师父这边讲得很深入。而我们那边，都还在学习如何在那种环境下，把佛教介绍给完全没有概念的地区。我本身参加密教，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参加密教的。

访：是噶举还是格鲁？

王：密教吧，可是我跟我先生还有参加学道的，两边我都参加，因为我觉得两边都是教人要学好，做好人，我不会觉得需要分别。只要是他们的优点，我都拿来学，然后常常跟人家结缘。

访：早上的听讲，有没有什么感想？或印象比较深的部分？

王：我都写在笔记本，现在可能会忘记。

访：没关系，现在还想得到的，就是印象最深的。

王：印象最深……喔，很多都是很重要的。对了，就是刚讲的那个脱离生死轮回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那两组八个字的……

访：是说「奇迹之道留给自己，真实之道传给众生」吗？

苏、王：对对对。

王：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实用，因为很多宗教会排斥啊，产生对立的。用这句话，就不跟众生吵这些（个人经验），就不会分

别对立，找出和他们共鸣的部分，这个宗教是教我什么，一起找出共通点。

苏：她从小是在巴西出生的。

王：我是在巴西土生土长，所以中文怪怪的。（笑）

访：不会不会，听起来还蛮顺的。

苏：师父讲的就是很生活化，我们用得到。

王：很生活化，不会很死板。因为有的人就是一就是一，不会一点一，然后觉得非常的灵活，不是死的。

访：所以以后 师父有机会在巴西发展的话。

王：可以啊，这是我们的福报，那太好了。

访：谢谢两位师姐接受采访。

◎採訪陳○義居士



采访书记（以下简称 访）：陈师兄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接触到这边的？

陈居士（以下简称 陈）：我是上北投社大的课程，接触到法隐居士，就是这个因缘。然后在中华原始佛教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法隐居士要归依，因为我们同学间有连系，所以才去山上参加活动，从那时候开始

接触中道僧团。

访：原来如此。师兄学佛大概多久了？

陈：从没有学过。

访：都没有学过？

陈：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就是所谓道教的那种，拜观音、拜妈祖、拜土地公，什么都拜。初二、十六；初一、十五，家里怎么拜，我就跟着拜。就是随着家庭成长，去接触拜拜，不是真的佛法。

访：师兄这几次听下来……

陈：很好、很好。我四十几岁还是贪婪的人，其实到这个阶段，不贪婪也不会缺少很多啦。可是就觉得好像缺少什么？会有这种认知啦。接触之后，我想会让我的未来走得更好，这是我自己想的啦。还有很多我还是不懂。当初一开始，真的是听不懂啊；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我真的真的听不懂，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法隐居士以前在上课，有时候会提到一点佛法，可是他比较属于在家居士型，所以讲的是比较生活方面的，可以让我们坐下来听，感觉蛮好的，就好像那种心灵学艺班。

访：我了解。

陈：他不是用佛法的观点一直在上课，好像有一点点在给我们打基础这样。然后我再接触到随佛法师，然后我坐得住，还没有睡着（笑）。我是这么觉得啦，像这样的接触有机会多



听，有善知识，我认为应该要多接触。这种东西（佛法）也不是那么快，没办法一下子就转化到内心里，我想多接触总是好的。

访：师父这样开示以来，师兄觉得对哪些部分最有印象？可能现在想得到的，就是最有印象的。

陈：就是因缘啊，就是因缘啊。就是相信听得到的、看得到的。我还没有办法归纳出什么样强烈的讯息，让我特别有印象的。但是他不像我们一般人听这种佛教、轮回好像迷信什么的。我会觉得是很正面的讯息，我是觉得不会让我排斥，不像一般世俗的那种拿着香烧什么纸的。就像师父讲的，不需要的就不要，就类似这样子，其实很直接很正确。其实我是有这种感觉，可是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我就是多接触。

访：谢谢师兄，采访就到这里。

◎採訪張○雨居士



采访书记（以下简称 访）：张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听到有这个活动？

张居士（以下简称 张）：我去参加一个禅修，里面一个师妹介绍你们这个团体。

访：请问是在哪个团体禅修的呢？

张：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

访：喔，强帝玛尊者那边。

张：对对对。

访：请教一下，早上的听讲，有没有什么感想？或印象比较深的部分？

张：我是觉得，听得不会想打瞌睡。

访：跟以前所学有什么不同吗？

张：是不太一样。像师父讲「奥义书」的时候，很多人用类似的禅修方式，那就不知道假如说观念不正确的话，还能悟道吗？这是一个疑问。

访：了解，有机会可以直接请教师父。师兄，听你这样讲，你应该学佛蛮久了吧？大概有多久？

张：大概十几年了。

访：当初是什么样的因缘让师兄开始接触佛教的？

张：反正就是一些人世间的无常吧。所以会去找寻心灵的依靠，宗教就是这样的东西吧。

访：听起来，师兄是对禅宗有所研究，是从禅宗开始接触的吗？

张：也不能说对禅宗有研究，是最近比较有接触。听一些法师的开示，参加他们一些禅修活动。一开始是接触南传佛教，只是说台湾的原始佛教ㄟ…，因为这个道场也是知道没有多久，那个师姐没跟我讲我还不知道，原始佛教只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道场。

访：所以师兄是从南传的开始接触，现在接触禅宗。

张：中间也有接触一些，例如观音法门。

访：所以今天听到随佛法师讲这些，会不会有些搞不清楚、有些冲突的地方？

张：老实说，也不能讲冲突啦，因为大乘佛教有他一个说法，原始佛教有他一个说法，又不能说明哪个对、哪个错，我也不晓得对不对。毕竟我们修证的程度还没到那边。但是我要说啦，像有些人也是有修证的，也不能说很拥护啦，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大乘的说法还是不错的。师父当然没有直接针对大乘批评，但是这中间详细的内容，这我不知道。

访：请问师兄还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张：其实我自己是还有疑惑啦，依照禅宗他们的理论及修行方式，也是可以见道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访：谢谢师兄，采访就到这里。

（后记：后来我跟这位师兄介绍大师父所讲的「禅宗之印证法」CD，以及一些讨论之后，张师兄第一天原本坐在后面倒数第三排且没有做笔记，第二天就坐到前面第二排靠中间走道的位置上，极认真的听讲做笔记，并且报名十日禅。第二天下午下课，跑来跟我说「原来如此」，满是欢喜。）

中道禪林聞法心得

臺灣／淨義

就读高中时，我在同学的邀约下，参加了佛教青年会的活动，开始认识到 佛陀的教法。在佛法资源不是很充足的年代，当时能接触到的佛教著作，几乎都是通俗的介绍文章，或是劝人发心的「善书」。系统而深入介绍佛法的书，有如凤毛麟角。大学一年级加入佛学社团，偶然在社团书橱里看到一部《杂阿含经》，翻阅之下，发现内容朴直，和当时最流行的经典差异很大。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神话的色彩，而有「论语」一般的真实性和亲切感。用心细读了一部份之后，却发现经中义理深奥，不容易理解，也找不到任何批注的书籍，只好先搁下了。

进入职场三十年，一直都以虔诚的佛教徒自居，虽然参加了许多道场的活动，对 佛陀所教导的修行法门，却仍不得窥其堂奥。最近几年，随着因特网的发达，因而有机会阅读南传的经典与著作，也下载了许多南传法师开示的影音档案，细心聆听之后，觉得南传佛教有关修行的内容，比传统佛教所教导的，具体而有次第。过去华人一直把南传佛教贬抑为小乘，为了了解史实，于是认真阅读水野弘元以及西方学者所著的佛教史，因而较清楚地认知了佛法的流传与演变，并且理解南传佛教比汉传佛教更接近佛陀原始教法。于是请购了帕奥禅师的一系列著作，也从旧书摊找到觉音论师的《清静道论》，期盼从这些论著当中，探索修行的次第。

南传佛教的论著中，对于「安那般那念」的教导，比传统道场所开示的「数息观」，我觉得更清楚而且有经典的依据。也知道藉由入出息念，可以修习「止禅」，但心中一直困惑的是如何修习「观禅」？书中不断强调，修「止禅」只能得到「定」，想要得到「慧」必须修「观禅」，得到了「慧」才能解脱生死轮回。论著中所提到的各种观法，曾经令我非常疑惑，如何藉由观想「青、黄、赤、白、光明、虚空」来断贪、瞋、痴呢？如何藉由观想「地、水、火、风」，而产生智慧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网站上听到 随佛法师的录音档，在听完「精进佛七专题说法——净土真义」七天的开示之后，突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长久以来，南北传佛教对于有没有「弥陀净土」的争议，经过 随佛法师精辟的剖析之后，已经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阿弥陀佛在极乐净土教导众生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而 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也是教导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何必为弥陀净土是真实存在或方便说而争议不休呢！

在听完 师父所有的开示录音之后，对于佛法的真义有了正确的理解，而对于止观的修行方法，却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想要前往台北聆听 师父的开示，却因为家住台中，星期假日又经常需要上班，以致无法如愿。非常幸运地，台中「中道禅林」在 2010 年 10 月 17 日成立了，我报名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听闻 师父开示「十二因缘法及菩提道次第的原说」、「原始佛法的根据与探究」，获得很大的启发。接下来，今年农历春节，到北投「中道禅林」参加了一期三天的禅修营，听闻 师父开示深刻的法义，每天都有丰硕的收获。而对于「禅修」的完整认知，则来自于 9 月 10 日 师父在台中的开示， 师父依据《杂阿含》第 810 经，佛告阿难：「有一法，多修习已，乃至能令二法满足。何等为一法？谓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能令四念处满足。四念处满足已，七觉分满足。七觉分满足已，明、解脱满足。」从这段经文，以及 师父以经解经、相互印证解析之下，让我对于「禅观」的理解，有了重要的突破。10 月 8 日， 师父慈悲护念中部地区的佛弟子，将原本一天的弘法延长为三天，讲题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禅修，内容却和「禅观」密不可分。由于现场不能录音，所以需要加倍专注聆听，并且勤做笔记。回家之后，对照法本的经文和笔记内容，再做一番思惟，观念就更清楚了。

我个人是属于听觉型的学习者，拜现代科技之赐，我

把 师父在网站上流通的开示录音，都存放在 iPod 里面，随时反复聆听。师父的每一场开示，都值得一听再听，而且越听越能够有深入的体会。参加了 10 月 8 日的弘法之后，我第三度聆听「精进佛七专题说法——净土真义」的录音，发现第三集、第四集、第六集的开示，就是在指导「禅观」的要领。依据 师父所指导的原则，再持续聆听师父阐释「四念处满足、七觉分满足」，乃至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的真实义，相信当生成就「须陀洹」果，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

常听到学佛人说，现代人业障深重，不容易成就菩提

道。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现代人比古人更有福报。藉由便利的信息流通，使我们的眼界得以开阔，能够认识到佛法的真实义。像 随佛法师这样穷毕生之力，在遍学南北传经典之后，再回归到 佛陀最原始的教法，并教导众生，这也是古人所没有的善因缘。当我在聆听 师父开示或是听录音时，彷彿置身极乐国土，听到「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极乐世界不在西方，而在当下，这是我切身的体悟。愿以此与同修们共勉。

原始 真實 事實 現實

臺灣／釋宗泉法師

真实、事实、现实的人天导师 佛陀，您所亲教的原始正法教理（十二因缘法、缘起法），在 随佛尊者和中道僧团法师们日积月累的默默耕耘，将被隐没二千多年原始正法教，还原重现，回归原始教法真相。于 2011 年 9 月 25 日在台北台大校友馆，点燃正法之光。感恩诸位尊者亲临会场。同时也感恩华人世界诸位法友多年来默默耕耘倡导，使原始法轮不断续转，让苦海众生都搭上原始正教之法船。

佛陀依十二因缘法成正觉，因缘法乃是修行的核心，能断生死轮回的根本。佛陀正觉认清生命的真相，教导世人如实看世间，缘起的世间，不能被主宰、被掌握、被控制，世间没有不变之事。现前生命（五蕴）是因缘所生，即会败坏，因此不能拥有。现实生活也是如此，事事物物都是在相互影响呈现，当在呈现那一刻，因缘又改变。

在大藏经《杂阿含》第 347 经中，佛陀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先问苦因何而起，再问苦如何灭之道。先知道真实，才知道什么是不真实。我们要在现实找到灭苦之道。大正藏《杂阿含》第 53 经：「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在大正藏《杂阿含》第 262 经中，佛陀说：「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

若无。世人取诸境界，心便计着。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此苦生时生，灭时灭。」又说：「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修行要接纳 佛陀珍贵的真实教理（因缘法），才能正向菩提。我们都是生死轮回中的朋友，应当彼此尊重、包容、相互关怀。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身为弟子，应当依止 佛陀亲教菩提道次第纲要：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八正道，成就解脱，正向于菩提。

《法句经》：「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慎勿放逸！

释宗泉 合十

Sadhu! Sadhu! Sadhu!

十大破功預言

佛說：諸法因緣生，緣生法則無常。應知「未來尚未確定，無法預知」。

取材轉載自 中央社網路新聞 Oct./17/2011

美国末日预言家康平（Harold Camping）近日再次发出末日预言，这位 90 岁的加州电台大亨说，到了 10 月 21 日，一切「可能」都要同归于尽。这位「家庭电网友」（Family Radio Network）所有人在最近的广播谈话中说：「我在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时，真的开始认为，末日来临时不会有任何眩目景象。末日会非常、非常平静地到来，可能就在下个月。它会来的，就在 10 月 21 日。」

但康平今年稍早信誓旦旦，他预言 5 月 21 日是圣经中「被提」（Rapture，信徒升天）的日子。全美各地相信此事的民众花了数百万美元作广告，向世人发出警告，但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康平并不是第一个搞乌龙的末日预言家，类似的事迹一再重演。以下是时代杂志（Time）选出的 10 大破功末日预言：

1. 米勒派信徒

米勒（William Miller）或许是历史上错误预言家中最知名的。他 1840 年代开始宣传世界末日，他说耶稣基督会在睽违多年后再临，还说 1843 年 3 月 21 日和 1844 年 3 月 21 日之间地球会陷入火海。

他在公众集会中散播这项看法，同时用当时的技术（海报、时事通讯、图表）传播。受到他预言影响，10 万名米勒派信徒（Millerites）在 1840 年至 1844 年间变卖财产，躲到山中去等待末日。过了那天之后，米勒将日期改到 10 月 22 日。10 月 23 日后，忠实的追随者找了个说法解释，然后形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运动（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movement）。

2. 1994 年康平

福音主义者康平预言 2011 年 5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这并非他首度预言。康平 1992 年出版名为「1994?」的书，书中宣称 1994 年 9 月中旬，基督将再度降临，世界在此日终

结。康平所预言的日期是根据圣经中的数字和日期，当时表示他「99.9%确定」计算是正确的。

但是世界并未在 1994 年结束，也没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结束。后者是康平在前一预言失效后提出的。康平 1995 年告诉「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我像是放羊的孩子，喊了一次又一次狼来了，而狼并未出现。这并未对我造成一丝一毫困扰。」

3. 2012 年

对不少人来说，2012 年代表许多意义，其中多半不是好消息。一项新时代（New Age）信念主张 2012 年是人类经历肉体和精神转化的年份。某些人则预言，2012 年某一天，地球会跟一个黑洞或一个以 Nibiru 为名的行星相撞。

但是或许最多人相信的说法，据说来自古马雅文明的中美洲长期历（Mesoamerican Long Count calendar）。许多学者论证，这并非源自中美洲长期历。对此说法的若干解读表示，我们所在的第四世界，会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终结。这种想法引发由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主演的灾难电影 2012，剧中海啸将美国约翰肯尼迪号（John F. Kennedy）航空母舰推往华盛顿，撞毁白宫并使总统（由丹尼葛洛佛 Danny Glover 饰演）罹难。

4. 布拉罕与五旬节派的预言

1963 年 2 月 28 日日落前，亚历桑那州西北部居民见到「亚历桑那共和报」（Arizona Republic）称为「一片极度美丽而神秘的云」在沙漠上飘过。五旬节派（Pentecostal）牧师布拉罕（William Branham）当天登上日落山（Sunset Mountain），宣称他见到 7 位天使，向他透露启示录中七印的意义。

几天后，他回到印第安纳州杰克森维尔市（Jacksonville）布拉罕纪念堂（Branham Tabernacle）自己的教会。他花 7 个晚上布道 7 讲，解释七印的意义与他所

见 7 个景象，这使他预言耶稣会在 1977 年重回地球。布拉罕未能等到那天，1965 年 12 月死于德州一场车祸。

5. 德国明斯特的再洗礼派

基督新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激进教派出现，宣扬一种世界末日、千禧年信仰。再洗礼派拒绝多数政治组织和社会阶层，向往一种理想化的神权政治联邦。1530 年代，在农民起义的风潮下，一群再洗礼派掌控了德国的明斯特市（Munster），将其誉为新耶路撒冷，等待基督再临。

但是，明斯特的情况绝非理想的基督教联邦。来自荷兰莱登市（Leiden）的裁缝波克尔森（Jan Bockelson）自称为「末日的弥赛亚」，娶了几房妻妾，发行预告世界末日的货币，而将城里民众的生活搞得像地狱一般。再洗礼派占领明斯特结束于 1535 年血腥围城。

6. 「消失的伟大行星地球」和其他预言书

如果你听从林西（Hal Lindsey）的预言，你可能已经更改好几次「世界末日」的日期了。林西 1970 年代出版的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Late Great Planet Earth），曾预言世界会在 1988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某个时刻毁灭。

他引用许多全球事件解释人类末日来临的原因，像是核子战争、共产主义威胁和以色列复国。林西后来所写的书虽然交代较不明确，但他暗示信徒不要打算在 80 年代以后还待在地球上，然后将时间改成 90 年代，再改成 21 世纪。

林西不只对世界末日作出错误的预言，他还带起预言书籍的风潮。

7. 千禧虫危机（Y2K）

这天原先或许是让卢尔德运动者（Luddites）或其他痛恨科技人士证明其信念的一天：结束世界的不是罪或宗教预言成真，而是计算机。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几个月里，分析家猜测全球计算机网络可能崩溃，造成世界民众生活机能障碍，因为人们依赖计算机来储存、传递、分析最重要的信息。

问题在于许多计算机设定为只用两位数纪年，意思是 2000 年可能会变成 1900 年，让计算机化了的集体思维天下大乱。结果并未如此。除了某些国家停电外，新年来临并无宿醉以外的大事。

8. 戴维教派

柯瑞许（David Koresh）带领的「戴维教派」（Branch Davidian）1993 年在美国德州威果（Waco）附近 1 座庄园迈向末日。这个教派是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柯瑞许自称基督转世，宣扬 1993 年为世界末日。

当局获知戴维教派被控在聚会庄园藏有武器，以及传出虐待妇女和孩童案例，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在 1993 年 2 月对这座庄园进行搜索。

戴维教派信徒也反击，造成当局 4 名干员和 6 名信徒丧生。

柯瑞许说服他的信徒待在卡梅尔山（Mount Carmel），并拒绝投降。双方紧张对峙长达 50 天。美国联邦调查局 4 月 19 日展开攻坚并爆发枪战，数十名信徒丧生，包括柯瑞许在内。

9. 耶和華见证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吓坏了一些人。但是它对锡安守望台书社（Zion's Watch Tower Tract Society，现在称耶和華见证人 Jehovah's Witnesses）来说则有如嗑药般的迷幻。

书社创办人罗素（Charles Taze Russell）先预言基督会在 1874 年无形的重返世界，再预言 1914 年会再次重返。一次大战 1914 年爆发时，他将大战诠释为圣经中的善恶大决战与世界末日的征兆，并称之为「外邦人时代」的终结。历史未能证实他的预言。

10. 1666 年伦敦大火

在基督教传统中，圣经启示录把 666 这个数字描述为「野兽的印记」。因此，欧洲人担心 1666 年到来并不令人意外。1665 年，伦敦大瘟疫造成 10 万人死亡，占了当时伦敦 1/5 的人口，使许多人预言末日将近。

1666 年 9 月 2 日，火苗从普丁巷（Pudding Lane）一个面包铺开始延烧。大火蔓延各地，持续 3 天，烧毁了 1 万 3000 栋建筑与数以万计家屋。不过，因火灾丧生者不到 10 人，虽然很惨，却非世界末日。

美國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留記



新澤西州 Edison 舉辦的「一元助貧、利人利己」募款活動



原始佛教會 為緬甸孤兒募款

圖與文

記者劉偉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新澤西信眾上周末在愛迪生金門超市開展「一元助貧、利人利己」，慈悲救濟緬甸孤童的活動。有不少華人民眾慷慨解囊，支持慈善活動。

據參加的義工表示，該會是由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在信眾支持下，長期關懷幫助緬甸孤兒，創建中華、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原始佛教會，並成立公益的慈善組織「扶助孤兒」，多年持續關懷、救助緬甸孤兒。緬甸是佛教國家，人口 89% 是佛教徒。由於國家封閉，人民貧窮，尤其鄉村兒童許多處於缺乏教育和飢餓狀態，需要有心者救助。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1)台灣教區(Taiwan)

http://www.arahant.org
E-mail: arahant.tws@gmail.com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139之3號
電話：886-(02)2892-1038
傳真：886-(02)2896-2303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1樓之1
電話：886-(04)2320-2288

(2)美國教區(U.S.A.)

http://www.arahant-usa.org
E-mail: arahant.usa@gmail.com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1B,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Cell: 718-666-9540
Tel: 718-445-2562
Fax: 718-445-2562

◆加州聖荷西 中道禪林

O.B.S.A.-San Jose
1879 Lundy Avenue, Suite 229, San
Jose, CA 95131 Tel: (408)922-0565

(3)馬來西亞教區(Malaysia)

http://www.arahant-mas.org
E-mail: arahant.mas@gmail.com

◆吉隆坡 中道禪林

O.B.S.M.-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Section 16,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9317527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馬六甲 中道禪林

O.B.S.M.-Malacca
No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新山 中道禪林

O.B.S.M.-Johor Bahru
No 20 -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email: pucchati@gmail.com Tel: (02)2892-2505

響應環保，減少紙張，請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或自行上網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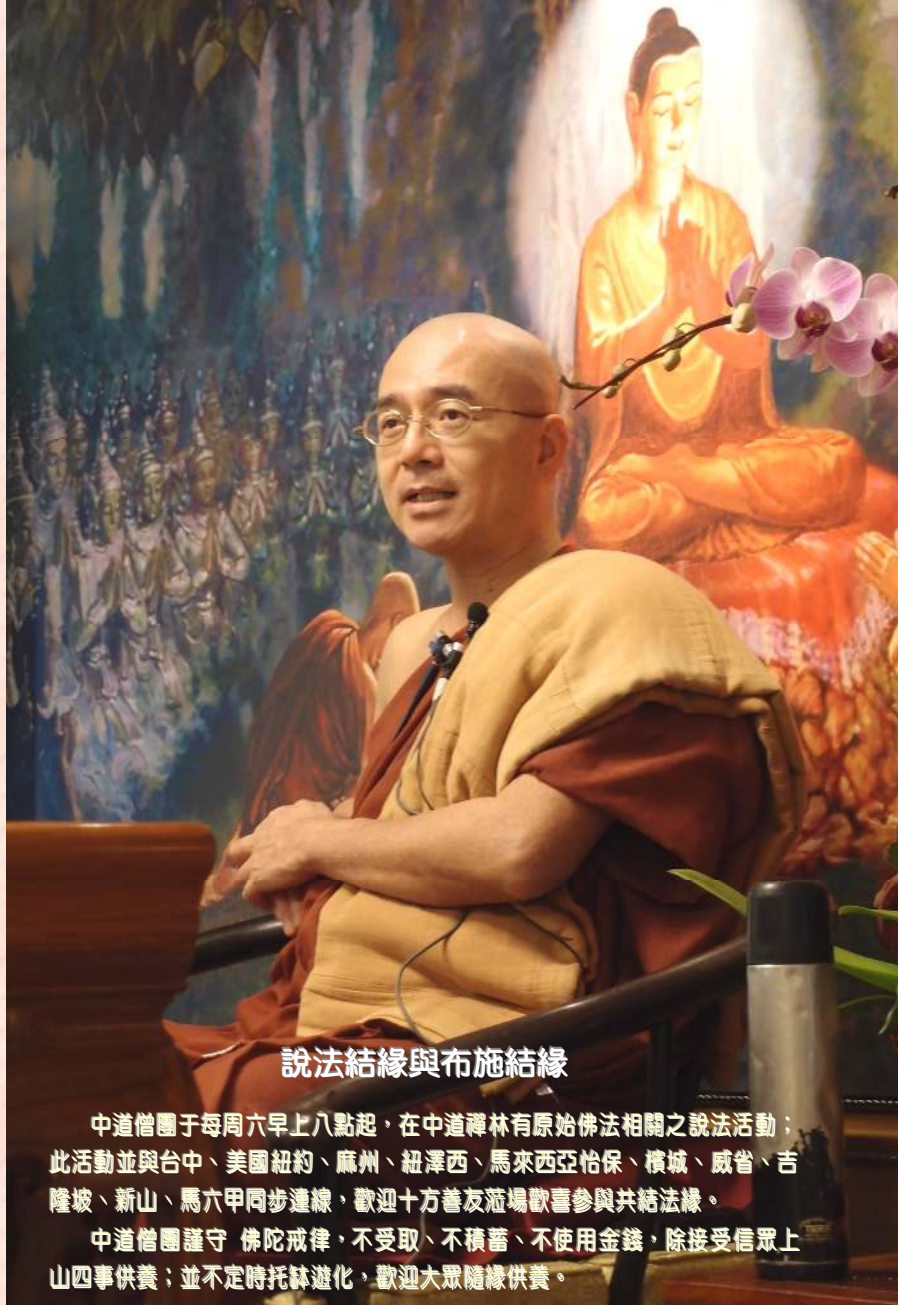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 202-124475-101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於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
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紐澤西、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吉
隆坡、新山、馬六甲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

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
山四事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開顯法眼 正向菩提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2012 年初台灣弘法活動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2505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1月17日~2月21日	19:30-21:30 (週二)	《都會宣法系列》 台北	1.真實法的再現 2.一乘菩提道 3.因緣法的古老原說 4.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及三藐 三菩提的修證法	台北-民有里禮堂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0巷 15號4樓禮堂
1月20日報到 1月21日~1月30日	19:00-21:00 (120報到) 1月30日下午16:30離營	《中道十日禪》	初階、進階、內覺禪 (詳細內容請見 p.31)	台北 中道禪林
1月21日~1月23日	04:30-21:30	《初階三日禪》	止觀正見、 安那般那念、止禪修證	台北 中道禪林
1月24日~1月26日	04:30-21:30	《進階三日禪》	禪觀正見、息障禪法	台北 中道禪林
2月4、5日	09:00-16:30 (週六、日)	《都會二日禪》	佛陀的修證次第 (詳細內容請見 p.58)	台大校友會館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3樓
2月11日、3月3日	09:00-16:30 (週六)	《都會宣法系列》 高雄	1.隱沒二千二百多年的中道禪法 2.一乘菩提道次第	高雄市 十方方法界慈善事業基金會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47號3樓
2月12日 3月4日	09:00-16:30 (週日)	《都會宣法系列》 台中	見法即見佛 (2月12日) 1.如何見法? 2.如何正覺、見佛? 原始佛教的教乘 (3月4日) 1.轉凡成聖 2.一乘菩提道	台中 中道禪林